

殿丞閣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醫閻先生天下人皆知之其簡石齋書凡八石齋者陳  
白沙也第七簡曰去冬復得一子名浙孫生之先四明  
人故也致高麗布圓領一件人參一觔皆遼產史謂世  
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爲遼西人是也其卒也鄉人祠  
之凌溪釣臺斯臺亦在遼今者鶴夢空縈所謂凌溪釣  
臺者更不識淪落何處萬里關山羈魂飄蕩書中有云  
大不幸者見簡石齋  
三及八豈知更有大不幸者在耶迹先生  
一生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

醫閻先生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老更  
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故其在朝謇謇諤諤處義州  
亂事不傷一人而眾得安定謂賀黃門無謾語也嘗自  
謂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歆爲甘爲頽靡其  
視進而尸素者何遠哉尤爲至言又書俞洪文後曰所  
謂自得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聖人  
又異於君子若能以之自省曰吾能深造以道而自得  
乎吾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抑去而無遠於禽  
獸乎庶幾由是漸有可望嗚呼此又示學者入德之門

平壽鏞讀其全集類多見道之言蓋秉白沙之教不拘  
拘於靜坐得莊定山天理之樂而以讀書爲歸尤景仰  
羅一峯學成德尊退處田里士傳其學民化其德而深  
信進學之始在收放心及其所至以還造化故及門者  
咸知爲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歧黃黎洲輯明  
儒學案旣錄其言行謂先生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又  
述白沙言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益可想見其所造矣  
集凡九卷嘉靖庚寅始刻之今重付梓因書爲序民國  
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四庫全書提要

醫閩集九卷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戌籍隸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病歸弘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歿乃上疏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其子士詒蒐輯遺藁竝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藁皆雜文第八卷爲奏藁第九卷爲詩藁以欽常讀書醫無閩山自號醫閩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

醫閩先生集

提要

一四明叢書

欽定四庫全書

陳獻章然獻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其師之所偏嘗言爲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平易真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中獨爲篤實而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仁義之言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鎮海縣志本傳

賀欽字克恭世家定海父孟員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

案成化登科錄賀欽浙江寧波府定海縣人遼東廣寧後屯衛官籍欽少穎敏習舉子業

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取近思錄讀之有省成化二年成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言此時遊樂是爲樂憂修德弭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天意可回今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求退會陳獻章被徵來京師欽聽其論學歎曰至性不顯真理猶籬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

醫簡先生集傳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既別肖獻章像歸構一室懸之朝夕瞻視其學專讀五經四書小學期於反身實踐終日閉門靜坐主敬以收放心有來學者輒辭之曰己尙未治何以治人旣而從遊者甚眾教以讀白鹿洞規久之磨礱淬厲成其器業如是者十餘年雖不出戶庭而達官貴人聞風仰德者莫不躬拜牀下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爲陝西右參議案乾隆志作廣東參政誤聖書至而母適病死案乾隆志云以母病辭職非也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資眞儒以資講聖學之資謂今日要務莫先經筵當博訪眞儒以資

啓沃二薦賢才以輔治道檢討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在經筵使養君德三遵祖制以處內官內官之職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啓閉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注直等參預機要干犯政命非招權納寵叢奸納賂卽邀功啓釁流毒邊徼甚至引左道以蕩上心進淫巧以盜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旣已鑿請已往尤宜愍之將來內不可使職司奏牘預聞政事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柄四興禮樂以化天下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

啓闕先生集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葬之禮而顛敗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去教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萬餘言奏入報聞正德四年太監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殘變先發聚眾劫掠顧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之往諭曰若等吾鄉人也今不幸至此良苦然吾竊爲若等憂鎮城兵不卽至耶如之何眾初洶洶至是知悔羅拜而泣呼曰吾父也願教之欽曰惟不殺人禍可解守臣激變民則無辜能止殺以待命尙不失爲良民也良民何畏焉未幾有言鎮城軍果至者眾復噪曰賀黃門

無媿語環跪欽里門欽曰吾固知有是也城中擾攘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不殺人必宥爾無恐眾散去亂遂定時又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上官按之不得實一見欽卽慚伏地曰他人可欺吾敢欺賀先生耶其至誠感人如此欽處家篤恩誼正倫理厚嫻戚睦宗黨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不入於耳子姓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競者不問曲直必撻以訓之日改月化一鄉人皆興於善里俗埒於異端喪葬皆作佛事啖酒肉肆爲奢僭欽以身範之晚

醫闕先生集

傳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大臣薦引相屬終不起少嘗隱居醫無閭山因以醫闕自號人遂稱爲醫闕先生五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諡恭定鄉人祠之凌谿釣臺蓋其講道處也子士諮別有傳

醫闕集參明史  
葉明僑學案



醫閻先生集序

余少日從伯氏世卿於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爲  
己大崖慨然歎而問曰今天下有若人乎余未能對復  
歎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閻賀先生克恭真其人也吾  
將焚舉子業從之游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爲  
人心通塞往來之幾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所及者  
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奧  
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閒隔則心虛氣  
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  
不動舍是而支離於佔畢役心於贊毀力愈勞而神愈  
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幾安用窺塵編  
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垣時聞爲己端默之旨篤信  
不疑謝病歸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  
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閒化機  
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  
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  
然者而已故爲臣必盡其忠爲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  
里閭閒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

久久純熱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卽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眾卽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而論之二先生之學均於爲己白沙資質高明而虛靜所得爲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其所以致之者有自矣學之者見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不考其早歲自治之甚力憚深造而欲立致自然怠克治而欲妄效和易其不流爲放蕩者幾希先

生性本篤實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卑以固其基以廣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發越桀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者醉德而革面余昔撫東土訪先生之閩見其子鄉進士士諳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極欲招致終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今夏士詒輩錄先生言行若詩若文若奏議其若干卷遺余於戲先生之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字何以見先生之心謹序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

丙戌進士任戶科給事中養疾回隱閩山下克恭其字  
而遼人無老少貴賤至今稱醫閩先生云嘉靖己丑八  
月賜同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都  
察院左都御史侍經筵兼提督團營軍務嘉魚李承勛  
序

醫閩先生集

序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刻鑿閭先生集序

南雷謂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探天人之奧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故出其門者類多卓立之彥而吾邑鑿閭先生其高弟子也方白沙遊太學之時若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鑿閭皆相得歡洽鑿閭先生且稟學焉既歸肖白沙像懸之室中朝夕瞻視者十餘年蓋授受之淵源有自矣其學以靜虛爲本以日用常行爲功用其自言爲學須躬行又言爲學之要在主靜以爲應事樹功之本夫所爲靜豈直致虛守寂泰然

鑿閭先生集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無所事事之謂乎自濂溪以主靜發源而程門諸君子遞相授受至豫章延平諸公專以此教學者亦以此得力先生之學期於反身實踐不鶩高遠惟以主靜以求放心勿忘勿助得其所謂本然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閭冠婚喪祭服食起居之間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之心地昭融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焉今卽其遺書讀之性命之微文章之著敬修持治之功經綸幹運之機燦然畢具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之苟有志於聖道舍是其曷索門戶哉願是集一刻於嘉靖九年再刻於

崇禎四年荆川明卿諸老實與校勘之役未幾運際滄  
桑刻板散佚學者罕見全本歲壬子余在太學教習諸  
生其裔孫達人就序室學舉子業發其故篋獲觀家藏  
書刻本拱若球圖旣余病寒熱弱不自勝日令門人扶  
坐土坑上鈔謄校閱踰月畢事因與諸同志重加考訂  
鳩工鑲板以垂久遠白沙源流之緒學者可盡覩焉蓋  
亦吾邑文虬之光也歟用是掇拾舊聞列之簡端張懋  
建介石

醫闕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言行錄

凡六十七條

卷之二

言行錄

凡八十二條

卷之三

言行錄

醫闕先生集

目錄

凡七十八條

卷之四

存稿

遼右書院記

義州修建緣邊營堡記

史氏倚廬記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一峯羅先生墓誌銘

張生文亨字說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先考妣墓誌銘

外考妣墓誌銘

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墓誌銘

參戎李公墓誌銘

卷之五

存稿

簡石齋陳先生一

簡石齋二

簡石齋三

醫闈先生集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簡石齋四

簡石齋五

簡石齋六

簡石齋七

簡石齋八

簡同年會元章翰林

簡同年鄭克修御史一

簡鄭克修二

簡鄭克修三

簡同年羅一峯先生

書中別紙

簡羅一峯之子

簡陳都憲

寄族兄弟

寄族姪

示諸子

簡李參戎

寄韓良弼公子

歸園先生集

目錄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卷之六

存稿

簡韓良弼公子

簡傅叔父大人

與王天申伯兄

與王天申

書中別紙

答纂修高進士

示鄉人



簡阮鄉親

簡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寄光祿時文泰

簡都閩王公一

簡都閩王公二

簡馬揮使

與鄧都閩

書東萊格言後以勸鄉人

簡揮使馬伯初

醫閩先生集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與馬生翹

書李漢章遺行於其挽卷

贈以德范進士

書羅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題目

書俞洪文後

簡同年熊汝明

與史揮使國章

與鄧都閩

與士諳帖子

與韋中貴書

卷之七

存稿

與陳聲之

錄世衡射法書其後以告陳聲之

又

又

漫記

凡二十九條

陸園先生集

目錄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勸鄉人習射一

勸鄉人習射二

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祝文

祭胡士宣文

祭古墓文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卷之八

奏稿

應天以實疏

自劾疏

辭職陳言疏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記時事

卷之九

詩稿

自警

又

醫國先生集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又

又

偶成

自警

又

答問者

和白沙韻述懷

人有以命狀呈者書一絕於後

讀書

述懷

和番陽守愚丘先生韻

寄大尹邵文明

古澄丁聲遠來訪賦一律見遺因和答二首

又

答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挽同年羅一峯

戲贈友人張解州

答守關陳司馬諒之

醫闕先生集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蕭文明書寄光風大字有作

又

寄邵文明大尹

傅彥明昆仲久客維揚詩以寄之

伯初過訪留飲賦詩

寄邵大尹

有跋

又

次余柱史與石翁先生倡和詩韻

與友人宴小莊

贈友人

人有求薦舉者題其書後

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

哭張東海

贈達揮使

和韻喜陳本仁相訪

再和番陽守愚先生韻

偶成

和答董桂巖同年

盛岡先生集目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

偶成借白沙先生韻柬丁大尹

簡鄉親

題看山圖

溪上芳亭和士諳

述事

題扇上釣魚圖

又

題畫

墨室銘

題畫貓

題扇畫

題晚菊

釣凌溪

簡鄉人

題畫蓮

魚磯偶成

題萬佛堂壁

齋園先生集

目錄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

擬寄鄉人

題退休卷

題華山高臥圖賡丁聲遠之作

賞花

有跋

右水亭涼處

右小橋吟處

右花圃香處

右晴樓眺處

醫問先生集卷之一

明定海賀欽克蒸撰

言行錄

先生平生奉親極孝母黨姻戚雖甚寒賤待之盡其愛敬極其賙卹親有疾則極其憂瘁湯藥必自嘗迎醫必拜之

先生於朔望祠堂行禮後必詣別宅拜從叔母率以爲常

先生性喜於訪問與鄉之長老言輒問先輩德政之善

醫問先生集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他處人言輒問地里風俗人物之實以至各邊蠻夷之情狀無不訪求

先生謁疾家居四十年弔喪問疾外不輕出一切貴官相訪者止是致敬以延待之未嘗往拜也閒有不樂者先生聞之曰某何敢慢人養病官法當如此耳鄉之親故兄弟鬩牆夫婦反目執迷不返人不能措一辭者先生杯酒從容之際一言復初矣蓋誠意動人不覺心服耳

先生善化導人雖耆老商賈往往從化有史六丈者平

生商於南方老而始歸慕先生之德遂來求學先生仍以前輩待之每來輒爲解說小學家禮次四書次朱子通鑑綱目次及春秋經左氏諸家傳數年之間寒暑不置史遂有所得巍然爲鄉之達尊凡鄉人從先生之言行文公喪葬正禮者史文爲之護喪排異端守禮法老而益篤或言行有違禮者先生必正色語之史亦安受不以爲忤也又史璠者文人從子也亦爲商遣其子從先生遊亦自取小學講說體行鄉中夸毗子往往笑之史君曰我惟從賀先生行耳久之行義卓然鄉人敬服云

醫闈先生集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遭母喪一遵文公禮衰服儼然居倚廬之中不御葷酒終喪始出後數年先生爲作倚廬記紀其實以爲世勸

先生嘗迎從叔父之喪於他州適其邊有以酒食誘殺夷虜以報功者其指揮董某者謂其當事之官曰吾聞賀父將至尙問及殺賊事以實告耶姑諱之也其人曰是安可實告只言敵殺耳已而先生至董具道其實且曰某於他人可欺於尊者不忍欺也先生得人盡情大率類此先生往年寓客邸時視從者燒煤主家之婦見



其未習也自爲燒之先生輒致敬以避於外如是者再三則其人亦知禮而相避矣蓋化之也

先生靜修林下而嘗未有忘天下之心當孝宗改元之時遼東都司都指揮鄧鈺大學士劉吉御史姜洪曹琳更有不記名者若干人交章薦舉時先生有老母在堂聞之曰時其泰乎吾雖不能出而天下賢才當見用矣

先生之外父乏嗣取而養之於家已而慮曰古人必立同宗之子爲後今吾外父有姪當爲立之議其季者其母有艱色乃議其兄之瞽者且曰瞽於其家無用而有

醫闕先生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孩數歲遂取爲後且謂世之瞽者誦習淫邪妄誕而不知道正事乃獨教以誦文公小學教條東萊格言孝順詩有益事云

族弟禱家人嘗與鄉之劉姓公子爭貿易以瓦礫擲其馬不數日馬病死欲訟之官先生有家生良馬直若干金劉指語人曰必得此馬吾方已也先生知之卽以與之不須禱一錢

先生自少卽勤問學不事遊樂及成化戊子謁疾歸家益潛心正學杜門不出者十年至戊戌歲始造表弟馬

指揮文敬園中看花有詩云齋居四十二年身未見東風桃李春今日名園一杯酒不妨聊作賞花人蓋寶事也

先生數歲時常宿親戚家其老者能言典故先生與之寢不一二夜得其所所有殆盡聞者咸異之已而爲衛庠生憲副楊公鏞按臨見而愛之問吾州古郡名對之甚悉楊喜自浮圖出句云寶塔七層遠近皆來瞻仰卽應曰邦畿千里華夷無不歸依楊益喜且曰他日必成遠器先生雖習舉業時乏典籍偶得性理羣書一冊把玩不倦識見趨向自少年已過人遠矣

醫園先生集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景泰初吾州以邊衛奮武絕少文學衛庠雖設而爲生員者多官府拘執充之故當時校各所出丁重役則曰吾所有讀官學者若干人矣是以讀書爲重役也先生乃挺然崛起勤於學業年十八聞遼陽新舉子丘時雍先生精於詩遂不遠數百里往從學焉逾年有得而歸年二十中鄉試第二乃吾州破荒也

鄉人稱先生自少謹飭正大雖處他鄉無父師相臨而未嘗爲褻狎非禮之事諸友之年長者亦罔不重愛焉

先生在科時凡外官有饋於科中則其鄉里同年之在科者爲之致之書籍帽襪之類盛以食羅昇入分布一切卻之同官對送者大言曰此獨不受者新選戶科賀大人耳先生略不郵也有鄉里相尋不遇以乾葡萄一囊投之而去先生歸曰此不可受者遂訪其人於正陽門外還之比歸爲暑所傷痲出徧體後歲至其時則發夫人嘗指以示見輩曰汝父此瘡如此得耳

表親千戶馬某以貧乏割其居宅一隅賣之先生知之諭之曰汝祖宗故宅奈何輕以毀棄耶乃爲出白金數兩以贖之又表親某假貸白金數兩於鄉人須索甚急卒無以應因構讎怨先生曰當有以解之時方空乏乃假之相知者得白金如其數償之

先生營言人不可作半閒不界之人故每語人必以盡善全美之道凡鄉人有爭田者必以虞芮護田告之兄弟相爭者必以夷齊讓國告之有爲繼母所苦及弟之不道者必以大舜之事告之傍引曲譬反覆不厭故雖頑者亦多感悟焉

先生懲人之罪雖嚴肅然事過卽不復停蓄於心矣看

杜詩曰無深意味不如還看擊壤集也

先生性喜賓客恭謹樂易好諮訪老而不懈用是屏居四十餘年而於天下人物風土民情虜患類能知之

先生所友皆當時第一流人如陳白沙羅一峯林蒙菴周翠渠輩凡有言論書尺切於進德修業者必籍錄置座前時用觀省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主往諭先生辭曰吾非

醫閣先生集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土官獲保里聞足矣請之再三遂從子弟十餘人往彼卽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汝輩既知悔卽不殺人猶可解眾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赦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眾復呼噪相聚曰賀老爺不會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眾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

一人屯中鑿窖得錢若干先生分濟貧乏且爲銀的以誘射焉

郡人某其子已爲儒學生以貧粥爲義孫先生傷感垂涕令家人借銀若干資之不計其報

先生教子孫嚴而有道教門生亦然子孫男女但解言語卽教以揖拜問安之禮知出入卽教以出告反面之禮雖習舉業必教以得失有命毋爲奪志讀書暇日則教以學算數講六書習射法郊行見枯骨輒令子弟葬之鄉閭育女多不舉先生立法以戒家人曰吾家子婦敢有效尤者必出之蓋忍於殺子何所不至乎

醫閣先生集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晨興祠堂行禮後入書舍諸生揖畢則令倍誦白鹿洞規東萊格言曰此諸經之機括在吾人實體而行之真學聖賢之要訣也丁寧反復不厭其詳雖僮僕孩稚咸習聞其說焉

先生有一友嘗爲縣罷歸簡敖不拘小節鄉人易之而先生敬待如初或以爲請先生曰此公有氣節曾於國子監奏巨璫罪惡後其人送香文廟諸生揖畢卽舉名問曰某人安在此公立應曰學生是也忠直之名傳天

下夫取人者當於其大節小節置之可也

先生以文公制爲祠堂奉先始以繼禰小宗不敢祭及四代旣而得原籍定海家書知繼高祖之小宗貧弱無室廬乃歎曰謀生如此祀禮可知於是制高祖以下神主祀之爲辭以告從權之故又初從家禮以西爲上後謂文公拘於時制祖開元之禮於人情未安乃更以中爲尊焉

凡教學卽以格言至論日夕薰誥之曰此所謂作聖之基也如周元公希賢希聖蓋悉以俚語易其辭揭諸壁使童蒙熟誦

歐陽先生集

卷一

八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先生自少未嘗以居官受用許家人而必語以力田謀食之道曰古人仕宦爲行道濟世耳可以此求衣食乎軍士亡命其妻以徵糧自縊救不死苦楚莫訴先生聞知令人召婦立券爲代輸或曰徒收此券耳不如無也先生曰非汝所知也

門生某奉簡求薦先生復書諭以安命守義之意且歎曰渠聽信與否不可必盡吾心焉耳

憲廟喪先生於書舍率子弟門生齋宿有別館生三人以市無肉買豕殺而食之先生怒而責之

先生嘗曰詩不叶韻不成詩況性情有邪正好惡之心  
得之吟詠今學詩者不叶韻遺淫詩豈聖人刪詩教人  
本意讀春秋一主程胡於書取典謨訓誥諸明顯者時  
時誦味禮中有疑者曰在吾人精以擇之又曰文公採  
輯於小學者精粹之言也可詳玩而力行之先生尤喜  
易觀象玩辭不以高年衰病少置至於易學啓蒙沈潛  
反復功力尤多

李參戎守義錦三衛首瑣合台者以燕狗子爲謀主歲  
爲邊患狗子故開原盜叛入虜中爲鄉導先生語李曰  
擒狗子庶邊患可少李猶豫未決先生曰文公白鹿洞  
規不有處事之要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已斷而行之乃爲不徒誦說也李意決成化壬寅  
夏計擒狗子誅之是後累歲無邊警

明人有胡文寶者當科舉時以疾不果行返該衛路費  
先生深喜每舉以勉諸生曰人須取舍明然後可以上  
進倘義利不明先已陷於小人之域何緣長進耶  
謂門人王瑞之曰矜之病人皆有之瑞之更多耳當省  
察克治之方可進也乃爲舉詩謝子事書其扇以教之

自後瑞之知所用力常自克勵後尹臨安六載有聲  
成化庚子東土大饑先生告之李正郎曰聞永平倉有  
米若預奏朝廷運來賑濟庶人民不至死亡而邊方可  
守金諾之得米八萬石明年果再饑賴此克濟

門生於衢路中或失儀責之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  
隱微小小禮儀遵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明之處尙  
如此則隱微可知矣

又曰好利之徒何益於師門何益於鄉黨何益於國家  
教門生曰爲學須躬行故曰學者將以行之也不行豈

謂之學又曰躬行須是改過遷善不然胡行而已

謂門生曰汝各家紡織否對曰不能也且無閒工夫曰  
此何言也男耕女織此正當爲之事今有不會種田者  
乎不爲耳若曰無閒工夫吾鄉未嘗以無閒工夫不種  
田也汝輩讀書只是不信如葛覃七月等詩只是口誦  
而已此是吾鄉所缺者卻將糧食易衣少閒衣食俱不  
足矣著意爲之不愈於外面奔波也

某巡按考試丁憂生員先生曰此何理也壞人偷壞風  
俗孰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過其門



教之孝也又曰好秀才決不出考忍心害理君子肯爲之耶皆可歎也

門生有粗率者侍立恭謹先生曰朝夕侍親守得此禮便是孝敬之子矣

門生侍側先生問之曰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汝輩亦曾如此省察思慮否孟子此章喫力說許多話其意安在汝輩讀之曾得其意否讀書不切已誦說何益

因門生說孟子天爵良貴章教之曰此處說內外輕重極是明白痛切但汝輩心中不十分愛他不把來心中

常常涵泳體察何由得長進耶

龍岡先生集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參戎談毛正郎爲屯軍貧者娶妻事先生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毛公亦有合此意其心雖私而事則公也李曰斂官員之俸以爲之焉得爲善曰所妨者小所成者大如彼取之如此用之人亦安得而非之今但繼其事而以誠心行之又推而及於操軍邊軍之無妻者悉爲娶之不亦大好事耶又安可以其心之私遂非之而不爲也爲己爲人天理人欲所爭毫末耳門生有居喪而外父死議往弔之或曰禮三年之喪不

弔先生曰此非尋常弔者比乃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

嘗戒學者曰好戲謔者薄德者也恭敬敦厚謂之德戲謔輕浮非薄德而何

盤糧陳繡衣寬來訪請曰生行事可否不能自知且無可問處幸有以教我先生曰不聞此言久矣虛心下問人之所難舜之大智亦不過好問好察大人此意正某之所當法也陳固問之先生以往年之過刻者告之

教諸生書過善於籍以爲戒勸曰有過非特自以爲戒

陽明先生集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人亦當以爲戒而自省有善非特眾人以爲法而自亦當以爲法而繼之庶乎德業可進也又曰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方好若含糊不分有善亦不知其爲善而加勉有惡亦不覺其爲惡而克治德業何由而進汝輩須互相講究辨別之可也

嘗責一門生曰汝於朋友不取勝己者是廢朋友之倫矣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賴友以規箴切磨朋友之倫其可廢乎

獄吏有徐姓者公平謹慎曉解文移在司若干年不妄

取於人先生聞之喜曰是可教而爲善也令人送以曆日徐自茲愈益謹飭

門人某爲總戎先生以書戒之曰位高者易驕驕則賢人日疏而忠言不聞忠君報國事業由是而隳矣子其慎之

初邑中僧道盛行後以先生正教之興漸次衰謝鄉人惑之者甚少雖緇流亦往往自悔悟有反正者有歸儒而遊門牆者有恨其衰暮而不能歸正者

凡人家義男物故卽以其妻爲他義男之妻者殊非道

理今後吾家或遇此事待其守服滿日欲嫁者嫁之

嚴內外之分男女有別人之大禮載諸小學最爲詳明人家往往牽於習俗視爲末務致帷薄不修悔之已晚今後吾家當一遵正禮戒此俗弊務要男女有別以全人道

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所以然者非故爲厚此薄彼也將以尊祖考妣神靈重根本而繁枝葉也苟違此義如世俗所爲一言忿怒骨肉乖離割戶分門斷裂破碎朝爲大家而夕若有罪鈔割者使祖宗神

靈無頓身之處根本既傷枝葉凋落必然之理矣縱其閒有能卓立起家者西榮東瘁豈祖宗兼愛子孫之心哉爲吾子孫者當世守此禮庶根本既盛而枝葉自繁違者以不孝論

教諸婦一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侍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織紡以勤曰用財物以儉皆用俗語詳悉解之每旬諸婦於堂下拜後令子弟一人於傍讀前教

醫闈先生集

卷一

古

西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數條聽畢拜謝而退

先生嘗曰論文王之化者必序后妃之葛覃數獨夫之惡者必以作奇巧悅婦人爲言戒俗而法古敦本而抑末固君子之責也古人云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今縱不能行之一鄉不可驗之一家乎

同年張汝弼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恨司馬遷早死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伊洛之道不信先生曰此何足恨也縱使馬遷遲死史記得完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貴勢利而羞賤貧等病能免之乎古

人貴親炙蘇子親見二程尙不信其道德若使生於其後何能信之乎縱使隨眾而信之亦虛文耳此二者皆不足恨也

先生教門生行祭先之禮每四時仲月課其倍誦文公時祭禮文且演其儀度其祭之日期預報而書之至期註銷之有始行不習熟者禮生相之

有一親家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先生曰汝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汝家有和尙乎其人遂服

齊簡先生集

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六丈送一生來學且教之曰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此聖賢教人之正意卻說學些也好不知學箇什麼是全好耶

先生有甥曰胡深者其父沒時甫八月耳年六歲即從學受躬行之教弱冠時追痛其父早逝未能行喪乃謀欲追補之爲文一篇以呈先生覽之曰雖汝孝心然先王制禮已有定法不可過也苟有此心竭力以奉寡母盡誠以承祭祀可也

俗傳打旱孤椿者謂天旱是墓中新死人作怪所致掘

墓碎之則兩愚民無知往往妄作成化閒先生嘗告之當道禁其事後數年王備禦始至適天旱村民來告欲踵故俗王草率許之先生聞之急作一簡論其妄誕且干國典王遂悔而急止之已而天自雨訛言亦息後有南人彭姓者專以是惑眾兩城鄉民信者頗多先生言之王參戎杖其人火其書

鄉武弁喜功名者往往有燒磚包砌邊牆之議白都閫請諸先生先生曰嘻是欲爲秦皇之長城者矣審如是邊人死亡無日矣我國初立邊始而種木爲柵已而掘

坎爲壕又其後也爲小小土牆邊人不堪勞也今規模高厚民已告勞矣苟欲燒磚包砌非秦之長城而何古人云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如秦作長城後人因而爲利而秦則亡滅此事理之明白者奈何效之縱使處之有法不勞而成只欲地方繼續修理亦已難矣且如吾州之城九里餘耳頃因連雨傾塌殆盡以一城兩衛之力累年不完今一城之邊動輒二百餘里倘有如吾城傾壞時何以修復今姑以黑白審言之一城凡有三座每年春追其夫丁尙有至秋未完者今爲長計其竊當數

倍於前矣民力可能辦耶幸勿再議白公悚然而止  
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奪三岔河之北老虎林謂其  
地沃饒且自廣寧至開原甚近雖賢明重臣亦往往惑  
之先生聞之歎曰今日視祖宗時強弱如何民不聊生  
倉廩空乏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之事  
以殺吾邊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  
耳非患地之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  
結寧有已時況時詘舉贏尤古人之所深忌者

醫閻先生集卷之二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言行錄

都督李公始至求寫影紙習字畫先生因作一簡勸之  
以爲字畫小藝不必榮心惟讀古聖賢書可以養德性  
發神智施於處事接物無所差繆忠君報國事業日益  
光明俊偉可與古賢齊驅公何不務此乃瑣瑣於彼耶  
李公大喜卽令素日讀書之官輪流日講以求進益且  
請何書爲要先生乃令講大學衍義仍令其官先授於  
先生然後講之歲以爲常李公德業大進

醫閻先生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參戎禱雨寺中見芍藥盛開命麾下作對句送先生  
高下先生曰今當竭誠悔罪之時思政事之闕失而改  
圖之可也此等戲事恐非其時

吾邊舊有六馬營堡監軍鹽山王公翱所建捍外衛內邊境以  
安後虜寇大舉暫撤兵回城因而廢弛虜患日甚先生詢得其  
利害移書撫憲河東張公九雲乃修復清河堡又數年韓參將  
來分守韓嘗從先生遊尊事愈謹先生告以復餘五堡  
自是虜患益衰



鄉人有失其前母之墓以其母配父葬前母之子來自原籍求其母墓不得博訪故老有告之曰汝母棺嘗被火葬之某地但其封不識矣其子求得焉於是怨其弟欲負母骸歸原籍先生聞之曰噫皆非理矣皆知有母而不知父矣因簡示之其人遂服從合葬父壙陸湛爲僧一旦慕儒道學於先生門人范以德遂反正復從遊館下其家故習老氏業奉先之禮未能正也先生詩以風之曰去釋從儒世所稀綱常得處便歸依如何春夏秋冬祀尙與朱家禮制違湛慚而改

門生有慢師者先生曰讀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然必得師長之教然後知孝弟而爲之故小學之教必曰隆師親友隆之云者嚴憚恭敬與君父等也今汝於師長之禮怠忽如此則家庭之間事親事兄之道從可知矣此一坎不能過更學何事又曰爲弟子者須於先生之言著意聽之無疑卽行之有疑則質之今汝於余之言如水澆石此德業所以不進也德業不進而徒講於之乎也者之閒有何益於身心也

又曰理須講究如祭禮便須知行則爲厚德不行則爲

薄德此正格物之事也

又曰今人於他人有過甚能議論及己身之過與人相同處便置而不問矣

先生每教人收斂精神潛心爲己嘗有言某先生公餘則著書夏則脫去巾帽先生曰不敬甚矣自古曾有囚首聖賢耶

或有以吳文正所著學統學基等文爲問先生曰聖賢氣象不如是也觀論語可見

先生常言懷柔侯施聚善守邊其於邊牆止如人家院

醫闈先生集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牆不欲甚高厚然修之有法每臺有牆板稍有披缺瞭至日高以後無警卽一人瞭餘人隨壞隨修歲以爲常故邊無大壞極敝之時擾民妨農之舉又安有千里調夫之害饑疫死亡之憂耶公嘗曰邊牆非以其阻賊不來取其知出入耳操軍殺賊在吾爲將者真老成之謀也後來不知邊事者往往築牆高厚旣勞人力其有損闕非臺軍所能修補聽其大壞然後動大眾築之虜寇猖獗軍民荼苦較之昔日大有不侔然後知老將識慮之遠非後進淺謀所可及也

問魏公之量固是閒氣恐亦有所偏如軍中斬一卒毀其所管者只如尋常竊謂當怒之事還是怒方是如舜之誅四凶亦未嘗不怒也今魏公於此乃全不怒不知如何先生曰亦不是不怒但怒得不覺不似今人驚怪耳

七去三不去大綱是如此變通還在人如前貧賤後富貴不去者若無子多言之類可也淫者可不去耶以是推之自然可見其餘

讀文中子至辭人不願出仕處曰此是實事說得自是

醫圖先生集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與他處不同

韓文公上宰相書亦甚陋矣謝疊山卻還稱他善占地步已是放倒旗槍者更說占地步耶

爲學須立志若不立志決無有成之理譬如射箭須先志於正鵠然後可以中若或大或小則在力也今不立志高遠正猶射者不志於正鵠胡射亂射卻如何得中也白鹿洞教條與夙興夜寐箴當時時在念者

看元城語錄曰不免異端術數之雜

孔子於弟子只稱名至程門便有秀才賢輩諸君等稱

呼矣

今爲將者由其不學少知義理率皆率意奢縱若要好須得一儒官傳導之嚴考其輔相之善惡實跡而黜陟之庶爲將者不得肆意妄行矣六

六書本義之書雖非大義理所闕然其發揮字畫本義誠爲有理非其他以己意著述者比

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故曰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閒隔之則流行

醫問先生集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

先生看朱子語類因命士詔曰可取明白切要者點出做近思錄卷類鈔爲一書與學生及鄉之讀書誦佛經耆老輩觀之以祛愚俗之惑可得進道之門戶也今世無人材皆學校壞之耳在位者宜有以處之也今之教官絕少稱職者若提學者得其人考察而罷黜之或別項差遺務選有德行者爲之庶幾人材有望

教門生曰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不然終不免於小人之歸也今人見有人言欲學聖賢則

譏誚之不成爲學只是學小人學愚人耶汝輩且安心  
讀小學必以聖賢爲志知卽行之便是君子之徒至於  
理旣明矣然後應舉中與不中則有命焉若趨向專志  
於得卽是小人矣目前由科舉登顯官而以貪污不忠  
自取敗壞者往往有之皆趨向不正志於得耳何足效乎  
黃氏東發質實少智之人言多糊塗

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爲  
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  
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今之爲政者剛者偏於剛  
柔者偏於柔閒有得其一二者亦不過天資之偶合非  
學問之功也故欲政事之盡善須本之學問

白沙答張廷祥詩所謂吾能握其機何必窺塵編等語  
不免有過高之意

白沙讀泰誓抑揚之間亦有大過之意

先生嘗曰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焚  
之意有不滿者在

爲人上者旣是不貪亦須嚴切以禁屬官之貪方有實  
惠以及其人若不能禁之安能濟事

讀書須著實體察如讀孝弟章便反諸己曰吾能孝弟否乎犯上作亂吾有此失否乎善無於己卽勇爲之惡有於己卽速改之只謹守此便是讀書之法

劉向云仲舒管晏弗及伊呂不加向子歆以此爲過向之言固有失歆之言亦未爲全得夫仲舒於伊呂固所不及若其正誼明道而不計功謀利管晏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觀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眞俗人所謂假老郎者也

小人懷土如居不仁之里不肯移向仁里中去又如居亂邦貪富貴而不去便是懷土不是譬喻也

問尹氏爲母曰誦佛經一卷朱子錄而識之何如先生曰尹氏篤厚之人不違母之遺言故朱子取之然亦尹氏之所以爲尹氏耳使程子之母信佛必能諭之於道矣如其不從亦若尹氏之母恐亦別有處置不但如是先生讀白沙先生手書爲學之方歎曰先生之資質高功夫深與豪傑之士不爲流俗之所移者又曰先生潛軒賦

言爲學之道在立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學者宜深味之  
先生嘗曰吾聞之君子讀書須求大指義不必纏繞於  
瑣碎傳註之閒也

學者凡事不可尤人皆當安之於命耳義理精微尙欲  
講究況眼前之事有何難見但爲私意所蔽於是有不  
能見而唯以尤人也

觀薛文清讀書錄謂其中所言克己之事甚善

韓信軍中問李左車便是聰明過人處今人不用人言  
者皆是此心之不明耳

醫局先生集 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

黃東發謂皋陶以司刑而子孫無聞不得與禹稷契比  
韓信以司兵而宗族夷滅不得與蕭曹張良比眞淺陋  
繆言也皋陶得道統之正傳者尙謂其以司刑禍其子  
孫不知何等人可司刑而福其後也韓信以謀反誅乃  
以之比皋陶何其繆耶至其蕭曹張三子之後爲異端  
之徒篡弑之賊皆爲其祖宗之榮又何卑耶

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  
俗有一家之俗爲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

偶觀李性文評曰朱子之文詳於程子者發明道理以示人耳今乃以程朱之文詳略不同爲天分之異誤矣又曰以程門之文未免訓詁家風對蘇門之文未脫縱橫氣習而言是不知輕重者也

英廟復位之詔人謂岳先生所作所謂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隱憂啓聖文王出彘里以興周此在臣下表稱可也人主自謂可如是矜伐耶

嘗論天下之士曰予在京中獨見一白沙耳

用人猶醫之用藥和緩者宜於久遠而短於應急快利

醫儒先生集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速於去疾亦能傷損真氣唯用之得宜則可全其利而免其害也

先生教人必自小學始時科舉之學行往往舍而不讀常命諸生曰不願讀小學者無留館下於是小學之教盛行鄉邑焉

先生每言後世之人知改過遷善即可與之有爲嘗欲取古人改過成身者錄爲一帙以化鄉閭然以急於白修竟未果也

先生嘗言東遼當祠者馬都督雲葉都督旺此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遼招撫夷夏安輯兵民開創衛所  
建立學校濯變腥羶使左衽爲衣冠禮義報功報德何  
可忘也於是鄉之耆老請於上司具奏朝廷竟不果建  
都督胡忠分守是州睹馬公玄孫輩歎其先世功德欲  
爲建家廟先生聞之使告曰馬公之祠與其建於家孰  
若因民情而建於吾州乎胡公曰吾不及也遂建祠城  
南隙地廟額祭品尙俟國典云

張汝弼傳某達官之論以爲前代取士以辭賦故有道  
學之說今時取士則純用經義矣更說甚道學先生應

醫國先生集

卷二

十四勇叢書

約園刊本

之曰是先正所謂爲己耶爲人耶躬行耶誦說耶精切  
耶鹵莽耶以是辨之則謂務經義而卽爲道學者其亦  
誤矣

先生每念謹華夷之辨謂夷虜不宜置之近牆日使窺  
伺我邊況又有容之牆內者遠近虛實多少強弱一切  
爲其所得往時賊不近牆欲來犯我邊必用姦細先來  
覘視今自華夷不辨之後則人人皆姦細矣因此一旦  
起營去後虜禍之慘不可勝言此事亦既有明效而邊  
人仍踵故轍者苟徇目前不卹後患耳況賊之老小在

此州卻往鄰州虜掠人雖知之亦泯泯而已此何理也  
又此賊既在牆內何所不至搶剝衣服淫污婦女一切  
匿之蓋上所譁言人自緘口矣又地方既喂此等於防  
邊自爾怠忽既憶其貪我食且不盜邊又以為縱有別  
賊殺此可以免罪又得陞職邊防大壞全在此耳古人  
云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昔年法度彰明之時虜去邊最  
遠臺軍瞭見便舉煙放礮而官軍嚴以備之或伺其夜  
宿則令步軍劫之緣此賊近邊更無他事只作賊耳今  
卻容其住牆內外何以關防也戊申敕諭有云舊例  
不許爾等近邊今朝廷憐爾窮困暫令近邊藏  
躲精壯人等仍須在二四百里外住劄防護何  
嘗許其經年累歲在牆下牆內略無華夷之辨  
乎

教門生曰讀格物致知便須一一窮究道理讀誠意便  
須著實好善惡惡如此方有益耳

觀通書誠下章三註中引朱子所論未發之中曰此說  
不是當是未定之說引之於此者纂修疏謬耳後考大  
全集中此乃與張敬夫書文公註云此書非是存之以

見議論本末耳因言修官書者之不用心可慨也

中庸或問必有事焉一段當涵泳

又曰今之學者類多放曠不敬此是一大病乃聖門之所痛絕者故曰古之聖賢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書之言堯便首之以欽明文思舜便曰溫恭允塞詩之稱成湯聖敬曰躋文王敬止之類皆是道也學者欲學聖賢必戒謹恐懼去夫放曠之病庶可入也

先生曰某上不能有益於朝廷下不能有益於鄉黨今爾諸生相從若復拒之不忍爲也且爾諸生之相從者

醫閩先生集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余爲年稍長識頗明故耳然須有相信之意則好若不相信無益也古聖作經之意欲使人皆明此理而措之躬行非徒使人記誦之以應科目釣聲名取富貴以榮身也今爾諸生須知此義莫負古聖著書立言之意可也若曰吾輩之所希者舉業而已則甚非余今日相望之意且師生之間卽朋友之意若余之所爲有可疑者爾輩當面請之若然則非惟有益於先生必有益於弟子故曰事師毋犯毋隱因論處朋友之道曰吾觀爾諸生於朋友之過失不敢明言恐其怪己此甚非友道

欽自來不怕朋友之怪有失者未嘗不直言以正之彼不從然後止感諸生之相從不得不明言以告勉之勉之

又曰爲政須養人廉恥於下官不可輒加呵叱箠楚雖下至吏卒亦當以廉恥養之彼然後知自重而勤於公務也又曰今之文職六部等衙門亦有所屬然不專用箠撻者以人知恥也武職獨非人乎顧上之人不以廉恥養之耳苟能行之風俗之變亦不難也又曰在科中每見同僚於吏員有小過輒罵詈箠楚待之若犬彘心甚不平謂同僚曰彼亦人也若不以人理待之則彼自視益輕而愈無恥也

又曰朝廷高爵厚祿爲何只爲幾箇窮百姓而已苟不與之爲主而聽人虐害之乃曰我廉矣我勤於公事矣如此可以爲忠臣而不負朝廷之恩乎

巡撫之職與巡按不同蓋必撫安一方之人使之安生且得便宜處置嘗有人一履任輒參奏許多官亦未爲便必須先周歷各方訪其行實出令以警省之使之悛悔不遵令然後舉其惡之尤者奏而罰之則各官自知

懼不敢貪污暴虐矣今一下車卽參許多官則所參者未必惡之首而惡之首者未嘗參也

又曰法須簡約人方能遵守行之久遠文具而已者豈能行之久遠哉

今人於宴會若製爲歌詩辭語明白不必文飾令左右人歌之或父子骨肉閒則說孝慈或同僚之間則說彼此勸勉莫忘公務或言飲不可過多或言醉後威儀言語當謹慎或以古之清廉者爲勸或以貪污者爲戒使人於宴樂之時不忘警懼之意則亦大有益也

鹽岡先生集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先生曰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

孔子答人之言各中人之病說得如此好雖然又不似快說話者若孟子則便似快說話者

人之欲無大小但爲其所中則牽制而不能舉矣人之當官始之清廉者及其卒多爲利吏二者所誘蓋不可

不慎也

又曰官之於吏當以德化之須朝夕勸諭之曰吾與汝當爲好人不可壞法以貪污若貪賄賂虐害小民與賊盜何異今我輩見賊盜必深疾惡之豈可自爲賊盜而不顧也天豈不降災禍於其家者乎如此朝夕省諭彼亦可以省悟感化不爲惡也

問神者妙用也用卽費而顯也非神也妙用則神也蓋言所以爲用者也如雷動風撓火燥用也所以動撓燥者神也先生曰然問體用一原顯微無閒異端不如此

醫問先生集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故有絕人事而求天理者曰世教不明故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高虛

又曰理之名雖不同實則爲一聖賢認得定故橫說直說都是譬諸稱呼人或名或字或官或號皆是自不知者視之稱名則知某人稱字稱號則不知矣是則雖知其人之名其實未嘗知也

國朝吳康齋先生不知其詳白沙稱其未嘗著書意以今之著書者於理無所發明不過爲名而已

問格物致知之說程子已論之詳矣其門人之言乃鮮有無病者何也先生曰程子非一時之言門人有聞者有未聞者且各人資稟不同又有相從不久便做官去者若資稟高相從久篤實行之方見得親切若但一時聽先生之教未能盡行雖知以爲好語然其中十分切要者也只作尋常好看了意略不同則其終也遠矣學校乃朝廷作養人材之所理義相先之地如不孝弟不忠信無廉恥者養之何用上司於如此等人當訪而黜之然後人知務本不然則此等人雖能文章終何用乎子弟之幼者今人唯教以讀書作句於洒掃應對冬溫夏清之禮反略不留意皆由世教不明故耳此人材所以難得也

王繡衣過義州令儒生行家禮欲通行二十五衛詢於先生先生爲之少加損益曰禮須讀而習之如孔子尙與弟子習禮於樹下習之熟則行之自易矣官府文書止可舉其大綱使行之者由綱以考目可也觀小學之書曰必如此然後有益於身心爲聖賢之學也他道非無一長可取但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唯身心之學推

以治人極於贊化育參天地

人有求爲私屬者先生以正理喻之退謂家人曰渠來以私意求我我卻以正道勸之渠欲拖人下水我卻救渠上岸不亦可乎

白沙之詩正如朱子之文自有許多意味

觀陳翰林張御史和唐音詩曰唐詩本不十分好被和者比之又覺得他還好

古之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人焉得不善世焉得不治後世教化既無風俗不美人焉能得

鹽岡先生集

卷二

七十四明禁書

約園刊本

善世焉能得治乎大抵人之情從俗易違俗難若風俗苟善中人以下之資皆薰陶漸染爲善矣若風俗不善須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從善力量稍次者已不勝眾人排斥矣況其下者乎後世爲善之難如此此賢才所以不易得而世所以不常治也

子少保所爲有取死之理但當日殺之非其罪夫英廟被留虜廷郕王監國少保輔相之自當臥薪嘗膽期復不共戴天之讐以歸英廟乃不久而郕王遂天子之位無復討賊之心且廢太子而立己子及虜人自送英廟



歸景泰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南內此皆少保當國時事也豈有不死之理然謂其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則實無是事也又曰于公大才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於此或曰郕王欲踐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英廟被虜人心搖杌雖郕王監國亦自恐懼不暇便豈敢有他意當此時少保處之有道使郕王大誥天下以監國復讎大義敢有上言欲王卽真者卽是姦黨身家重罪如此則後來郕王雖有邪心何由能動當時旣無處置後來節節俱不能死諫又不引去而主張國事

歸國先生集

卷二

大明叢書

一初園刊本

權勢自如乃使英廟禁錮南內此心何忍耶又曰于公清白鈔沒時其家實無所有

人之大節猶四支四支全而有病者猶可調理一枝缺焉可謂人乎

荆楚之忠臣能助主以闢土地者皆周天王之大賊也是皆助其父而凌其祖者也故君子先務知大義而後盡細微

先生嘗曰某平生於理當爲者卽爲之最不會隨順人情所以多致人怪者在此然人之處世決無使人都道

是的道理若使人都說是便是鄉人皆好之而有苟合之行矣

欽前日上言苦口極言者此心自不能已也蓋當日不能盡言職時當退也安得不退於家今朝廷用賢納諫正大有作爲之機會也雖是居憂養病亦不得不一言也不然何以答朝廷取用之意耶

問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心多貪求也先生曰亦是如此

醫閩先生集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如目有視之理耳有聽之理目不可以聽耳不可以視這豈不是天也然人之用目視物用耳聽聲則有真有妄故視明聽聰真也視不當視聽不當聽者便妄也譬如火有焚灼之理刀有裁割之理自是物理本來如此就人言之用火用刀得其宜便是真若將火去焚燒人屋舍將刀去胡斫人便是妄矣先生曰然

醫閻先生集卷之二

醫閻先生集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醫閻先生集卷之三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言行錄

先生曰人皆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且如此心藏往知來不可測度何神如之前乎開闢之初後乎萬世之後高極於蒼穹之表深至於黃泉之下何所不貫此心之神如此惜乎今人皆錯用此心

京都中行教化亦是難變先是貴戚勳臣家奢侈浮靡之甚須上躬行以化之又多建武學選有才德者領其

醫閻先生集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凡貴戚勳臣及其子弟皆收入受教嚴師弟子之禮雖勳臣已有事管領者亦要朔望入學聽教行禮凡動作衣服宮室飲食輿馬之類一一教之如式有率教而過人者或違教而不法者許其師月陳之以憑賞責若然則巨室既善而人皆善矣雷動風行誰復沮礙惜乎今之不然也

人材之成決在於教如永嘉之人自幼皆能寫大字教使之然也

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欽思此人絕不曾一見

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更說甚道理

觀莊周非孔子處曰若三代時有敢如此說者便須誅滅

又曰今之爲官者甚是難爲蓋無處無內宦故也

祖宗憲綱都布按與御史相爲主賓今以諂驕二字壞之盡矣惜哉

楊信民惟至誠愛民故民愛之如父母

爲官須識大體如巡撫便須除姦革弊激濁揚清但若

警簡先生集

卷三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寬慢姑息便不成體面矣

論爲政曰只有一箇虛己下問親賢樂道之心何事不能作何功不能成

朱文公除官因其處有奄豎循習與監司爲賓主遂力辭其官嗟乎今監司之於內豎則猶弟子之於嚴師矣朱文公之才德寧宗在東宮時已思慕之及登帝位始雖召用不久卽遣斥况乎素不相聞者能信任之乎此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也

劉七丈患其族大而常相爭先生曰予有一法能弭之

劉起而問之先生曰是當以德化之也今誠能依文公四時祭禮一一行之祭畢而餽莫使異姓之親相雜序倫理篤恩義子孫之中有善之異於眾者獎之以爲勸有過者責之以爲戒今能如此行之不一二年間皆化而和睦矣劉起謝曰謹奉教

因談韓信之事曰義利之間所爭不多信不知大義所以後至叛逆族誅方其拒蒯通時其所處固是但其意以爲漢王待之厚而不忍叛之卻不知君臣之分既定盡職則爲忠臣叛之則爲賊臣矣君雖待我以薄甚至

靈蘭先生集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刑戮加於身然我但當守人臣之義亦豈可叛之乎信不知此所以當君厚待之時則盡力報之貶降之時則怨望謀叛其心惟知利而已矣

小司馬議論文章鄙陋之甚其述贊可刪

曹操乃漢之賊臣後人當直呼名而已世之編詩者乃稱曰魏武帝何其繆耶

見人有盡和古人之詩者曰弊精神糜歲月一至於此可哀也已

又曰縱作得好亦只假景虛情而已何足道耶

與僚友相處須開心見誠方是道理

周太王遷都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曰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意尤好蓋不漠然捨之而去也韓文公作琴操便只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

苟或爲曹賊作謀一生至老乃自殺所謂死有餘辜者也當喪亂之世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罔不殺身滅族人非遇明睿之主居大臣之位雖其才識過人得君寵任斷大疑慮大事然大臣憤怒謗毀交作主心狐疑而禍及矣故以小加大以疏閒親鮮能全其功而保其身者

人言唐太宗諫行言聽誠可事之君然今考其大倫之虧真夷狄禽獸耳爲之臣者於此不諫是舍大而言小舍重而言輕是可謂之忠乎苟以此諫之彼豈肯聽從之如他事乎然則謂唐太宗爲真可事之君者恐亦未之思也

問白沙先生讀秦誓自今觀之其論未免過高先生曰然白沙後嘗寄書來云向日都中相與言者皆當棄去

不可更留之是先生後來之意也

先生教學者曰汝輩須打起精神及時進學到四五十以後精神短少更不能前進矣

教李子英曰不改過決不能進然過豈能自知故又須朋友相規戒子英對曰朋友多不肯言奈何先生曰汝無虛己下問改過實心彼如何肯說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所以進於聖人之域今要得長進決須學顏子方得汝輩平日彼此相視以爲渠便比我爭多少我何必問渠旣存此意所以人不肯言所以不能長進

隆慶先生集

卷三

五

西明齋書

約園刊本

先生謂子英曰汝所教之學生俱已讀小學乎對曰然曰小子須以是教之方有可望不然不過成就他一箇利祿之私而已責門生曰東萊格言文公教條欽特提掇出來教爾諸生蓋以此是爲學總括處由是可以希賢希聖今爾諸生乃不能遵信如何成得人

王瑞之壁上揭掇錦二字先生以克己二字易之曰人能克己豈不可以希賢造聖耶

問古人數世同居者其廟制當如何曰此亦不難處旣



立繼高祖之宗所奉祀之廟於中卻於其旁其後別立祠堂以爲其餘繼祖禰小宗等奉祀使之各主其祀外則合爲一垣四時之祭以次行禮如此方爲得宜若只合祀於一處便只是苟且將就必不能得停當矣

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

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非聖賢誤人人自妄引以爲口實耳卻不道若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羅間先生集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調息箴甚善如感興詩哀哉牛山木章結之以肅容正冠襟亦只是持敬之意

朱子調息箴隨時隨處之言功夫全在此也主靜先去了許多勞攘持敬之功方有入處

聖人之道自是難蓋以無時無處皆要合道至纖至微不可放過也若節義之士但只一長可取他事未必皆中節也

吳草廬道統圖說恐非有道者氣象豈有十九歲人便可以道統自任古之自任者莫如孟子然公孫丑疑其

爲聖人便深不敢當豈有不待他人稱己自以爲蓋有  
不可得而辭者乎況北方又有一許魯齋安可謂天下  
無人

草廬謝僉幕等書甚非聖門氣象聖門開口便道敏於  
事而愼於言觀孔子顏子謙遜便可見也

後世著書之人不爲名者少

子夏之言病少

天地閒本一大中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  
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與後世之

醫問先生集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  
後惡

今之人天資美而壞之多矣若天資之偏由學問而有  
成者蓋未見之也

因論爲學之道歎曰人須是信方可望不信則心不相  
符決無所成

孔門自顏曾而下諸子之言鮮有無病者有子閔子無  
病其餘一人是一人氣象規模

人能著實亦是難事如子路於孔子之言多是不信觀

有是哉子之迂也之類可見使其能信夫子之言安有事衝輒之失哉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如子路輩亦是自用之意多遇如是之師如是之友而有如是之失惜哉

道理不周徧精密終是顧得一頭顧不得一頭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人一時不敬則一時放肆悖理矣

陸子靜讀書至其爲人也孝弟章乃曰人既孝弟如何更說犯上此雖是他天資高處便有簡略細微之病如

醫闈先生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亦有事親長能孝弟者然些小犯上之事時或有之故爲學之功不可不細密周詳也

人之膽大敢爲若不知道則弑父與君何所不至故曰膽欲大而心欲小不可有偏

今之爲官者多是不用人言孤立於上上下下不交事安得濟後生須下問以納善然後可望

草廬看來只是聰明博學躬行切實意思少故其出處著述皆有可議

自來說草廬者便不見有躬行實得意思稱許魯齋便

有躬行實踐意思今其文字亦可見

爲己之學自是休息不得今讀書開口便是此理只是汝輩無此志故一無所得如小學中所載更不消說如大學開口便說明明德論語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朱子釋之便要明善復初中庸開口便說性道教由教而入者便要戒懼謹獨孟子開頭便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所謂仁義便即是明德即是善與初即是性道皆是一般說話只是而今惟在舉業上走把這一路都一筆勾了所以只如不讀者一般全然不覺他是說

醫闕先生集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箇甚麼大抵有志者事竟成志旣不在此如何有所見有所得人惟知利而不知義所以量狹小若知得義之分惟以義爲主則量不期大而自大矣

教門生曰予自來讀書於舉業上便不似爾輩汲汲當時心中便以爲聖賢之書決然不是只教人科舉決然都是行得者聖賢定不會欺人聖賢處下的方子人肯將去醫病無不效者惑世誣民者甚多故學者不可不先窮理能窮理便不爲其所誣矣

命諸生歌諸生爲學事科名之詩有一年長者亦嘻笑

責之曰樂然後笑不知汝有何樂汝輩迷了正路胡行  
吾方高聲疾呼喚不回頭卻反嘻笑此何理也事師在  
乎嚴憚安可如此耶

因諸生於朋友間全不知責善之道因命作朋友之倫  
來看已而各作論來請教先生讀之曰既知得朋友之  
倫是如此卻都會這等說話乃全不依這言行便不是  
人了便是鸚鵡猩猩說人的話做不得人底事一般更  
成箇甚麼人

教門人云無恆是箇大病汝卻有此病所以不得長進

齋間先生集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要躬行須先以敬為主不敬便不是聖門家風今後  
放曠之言放曠之事便須收拾起方可望進經書中說  
自古賢聖未嘗不以敬爲首稱昔程夫子專以敬爲學  
當時蘇東坡只要打破程夫子敬字至今觀之程夫子  
便是賢聖之學東坡不免於小人而無忌憚也

學者須與朋友講論然後知見可高明不然便孤陋寡  
聞以爲好者卻反是不好而不自知矣

昔蔡伯喈得王充論衡祕不示人自今觀之論衡中胡  
說者不少可見伯喈祕得沒來頭當時若與人共觀豈

無有知其繆者乎

禮記有可疑者蓋當時記禮之人非是深於道者是以多差誤有聖賢之言當記而誤遺之者有不得聖賢之意而妄爲增添者有他人之言適其意而取之者有相傳之繆誤不決擇而遂書之者故他經皆精純而惟此有雜

禹聞善言則拜蓋聖人之心純是天理故一聞善言便自不知不覺喜歡而拜謝之今人之心全是私意無爲善之志雖聞人之善言如何肯拜耶

齊國先生集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人有兄弟爭屋者先生謂其弟曰夷齊兄弟讓國今卻爲兩間房傷兄弟之情國與房孰重乎彼爲人而我獨非人乎汝惟知利而不知義耳其人愧謝而去異日見兄來先生取小學夷齊讓國虞芮讓田二章以示之彼曰吾弟欲傷我先生復取孟子象欲殺舜章示之其人曰此聖人事也吾焉能之曰學聖人乎學小人乎其人雖以爲然而未有痛切意及歸而思之乃謂人曰賀公之教誠天理也非其言吾何以知之吾與弟爭屋而經書中有兄弟讓國者吾怪吾弟傷我經書中有弟欲

殺兄而兄反親愛之者吾然後知聖人教人之意詳備如此也吾異日當謝教焉先生聞之謂子姪曰人性本善但爲氣稟習俗所壞耳義理之言自少至老絕不曾聞彼何由而入於善乎以此又見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也

讀白雲許公集曰志聖賢之道甘處貧賤可謂賢矣但身心所得者淺是以不免於文士浮華之習佛老異端之感淫媠鄙猥之辭也觀其文可見

又曰許公之所以如此者便無惡不仁之意故也所以聖人

說好仁者說惡不仁者蓋不惡不仁則其好仁之意亦不切矣今欲養賢才以輔治理須先考察知務實行十三四員提學之官使提督各處學校到任先考學官有不堪者罷送吏部聽選別職卽選本學生員及山林隱逸或有司見任之官德行學問可爲師法堪授學職推舉之使教生員本學推舉者不妨其科舉原自有司推舉者仍令食原職俸祿一以躬行爲己不事虛浮無益之文歲貢依程子所論之法不可但挨年歲如此數年之間俗弊可革而賢才漸多矣

先生聞閣下某人劾退歎曰國家用人不能慎之於始  
致使小人蠹政二十餘年今雖劾罷於朝廷之事已無  
及矣苟不求所以用人之道雖罷黜一某人不知後來  
如某人者又有多少蓋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  
之選文字而已非嘗考其行也又翰林之職只在修書  
作文苟非大無顧籍貪污請託之甚者外官何自而議  
之故不才者得冒濫大用況翰林之擢惟在進士首數  
名耳二甲以後雖有大德大才者何由得入閣而大用  
乎此擢任之所以每不得人而誤天下也

內外文武少不出於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耶  
一門生失愛於繼母有怨之之意先生責之曰觀汝所  
言心中全無天理矣古人處繼母而盡孝者多矣見於  
小學經書中者汝可一一尋看汝之孝果能如古人而  
親有不順者乎汝之心乃大不孝非細故也我教汝兩  
句切要之言可大書於壁時時玩味而自省庶乎有警  
於心耳西山先生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  
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道二仁與  
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汝今既有怨親之心便



是亂臣賊子之徒矣可不懼哉

爲政須變移風俗且如杭州陋俗富家大族皆令婦女盛妝坐肆與人交易送喪出城同類設席邀喪主既醉方會葬此等風俗不終朝可革今國朝百數十年來乃無有變之者是可歎也教坊司所作淫邪鄙倍之樂懷人心術者也夫古樂久亡今欲考定律呂中和之聲固是難事然此等邪穢亦不可以革之乎京師爲天下觀法首善之地也今卻放三箇院子亂人紀壞風俗欲天下化而入善可乎此弊之來雖遠然上欲革之吹噓之耳何難之有

醫閻先生集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論爲上司者曰下民無大無小皆呼爲父母者何也以在上能安養之如父母之於子也乃或略無慈愛惻怛之心而惟以嚴刑峻法爲事豈父母之道哉夫虎狼毒矣不食其子爲民父母反虎狼之不如矣父母二字可不深思之哉

朝廷取王宗貫敕諭方說得痛切方有箇著實用賢之意王公素稱正直不知此來如何處置須陳言將司理監批聖旨權柄歸還閣下如祖宗初制使政不出於宦官方是第一等大事然後禍本可絕天下可平但未知

王公果如何耳

偶見南京壽俊會乃王宗貫守備時與成國公眾人所  
作命名作序乃尹氏直也曰十數人中有好者有不知  
者如某人貪濫小人王公乃與之作會便是惡惡之意  
不十分了若不知其人卻是糊突又曰耆英會名頭本  
不十分今又做壽俊會豈不貽笑天下後人夫在己果  
英人稱之可也自曰英可乎今某人爲人如此乃自稱  
爲俊不幾於無忌憚乎又曰白樂天九老會其名方是  
耆英之名是文潞公粗處若使皋陶稷契周程張朱肯

齊閩先生集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此名乎當時雖司馬公亦預列然其初自謂年幼不  
敢班於是列文潞公乃命人於幕後圖其像而強之會  
然則司馬之謙退安知其不在於此乎又曰某人壽俊  
會言其在會中年少意欲比司馬公你如何比得他

簡選武將須是先知些忠君孝親道理更曉解兵法方可大用  
天與之良貴卻棄而不求徇在外之得失乃死生以之  
可哀也已

先生嘗謂重門擊柝自古然也今朝廷知重三邊之防  
而腹裏不盡建城郭各邊惟謹墩牆之備而住種不盡

築堡圍承平之時因循不覺一遇盜賊蜂起何以自保  
先生之考二府君生於浙之定海年弱冠其叔考志初  
來遼補役叔考有弟當行臨行避匿府君慨然曰塞垣  
非可獨往我當其之始至廣寧後遷義州奉事叔考極  
孝養叔嘗疾踰旬朔府君晝耕於郊夜侍於家雖極辛  
苦不自知也嘗商於南州有所獲縱兄弟先持以歸謂  
爲已賄已而空囊抵家尊者詰責之不與之辨也又嘗  
賒質木綿於丁家道口貨貨既出而天氣亢旱府君不  
忍人之艱於食也遂棄券而歸客中無事手織草屨置

之門外見有跣足過者輒與之一日邸中樹杪有蠟嘴  
鳥爲巢同伴少年以計取其一其一飛鳴不已府君憫  
之勸同伴曰安用此子不見其配之哀鳴乎縱之可也  
乃簪曉百端同伴猶不可府君因具酒肴請之縱焉雉  
雄和鳴飛翔上下府君喜謂同伴曰斯不可樂耶途值  
修橋者輒捐貲助之至一處適囊底空竭惟網巾上有  
金環一雙遂解以畀之府君仁孝忠誠皆此類也

先生母郭氏夫人勤慎仁慈先夫人張氏卒時有女數  
歲夫人養如己出既嫁之後恩意尤篤先生之夫人干

歸十餘年尙不覺其爲先姑女也繼母之賢世亦鮮焉  
用是郭先生及胡節婦咸有異行云

潘國先生集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潘國先生集卷之三

醫閻先生集卷之四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存稿

遼右書院記

弘治癸丑秋南燕繡衣樊公按治東土以教育人才爲首務乃選考河東西諸生之優等者庠各有差建遼右遼左二書院以分處之讀書其中以相切磨期於僻壤之士咸克造就延學行老成師儒主之復命官典其薪米供億之費院額之扁巡撫都憲河東張公九雲之所

醫閻先生集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署也樊公臨古宜枉顧病夫請爲遼右書院記欲成諸生而新斯院辭以迂鄙不足辱命繼而託分守參戎金臺王公彥箴懇求不已乃爲一言夫古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蓋古之學者將以明此道而體於身足乎己而及乎物非若今之學者務誦數工織組要聲光徼利祿而已此義利正邪之分而治道隆污生民休戚之所係焉者予竊感焉不能苟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之教於白鹿者躬勉以誨子弟暨館下之生聞諸人不迂闊之者鮮矣今樊公之記斯院乃不我迂而惓惓以

之爲託公其有意於法古乎則亦遵文公之規而已蓋其所示五教之目爲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炳然具在至所謂誠明兩進敬義階立其丁寧之意愈益深切諸生由是以進高乃志正乃學實乃功以祛習俗趨利之故陋吾知德成而才富體立而用行進足以匡吾君而澤吾民退足以化其鄉而善其俗夫然後古聖垂教之意可以不悖朝廷育才之心可以無負而樊公之建斯院與夫從與而成之者亦皆有光於無窮矣嗟夫此固諸生之所以成而斯院之所以久者與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故敢以是爲諸生勸敢以是爲將來告樊公名祉字介福丁未名進士是役也提調者參戎王公銘督工則都閩魯公勳云

義州修建緣邊營堡記

義州古曰宜州在醫巫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卽爲中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腥羶混一四海爰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雲葉公旺由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焉義州之境廣袤餘百里東翔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

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與虜鄰耳永樂間朝廷以朵顏三衛達子効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於北直隸而以其地與之義州遂兩面受敵而緣邊凡百六十里最爲要害地焉正統初提督軍務都憲鹽山王公九臬乃創立六馬營堡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番設伏內則保庇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卒小寇入則黏踪斷其歸路大舉至則協力助爲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得犄角之勢焉又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露奔馳之苦垣點臺空一有壞缺營之軍丁卽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千里調夫勞瘁死亡之患此實保邊禦虜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以北虜入寇暫撤官軍以避其鋒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分守參戎金臺王公銘修建大清一堡填實官軍五百餘尙巨壚榛莽間有識者浩歎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益弛虜患大作始而窺邊卒攻臺空以疲弊我兵馬繼而掠耕牧竊屯堡以戕害我人民已而擁眾深入掩覆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晝行官道夜宿圍廬者猶不免焉嗟乎虜寇之勢熾官軍之

氣沮膏腴之田棄農桑之業荒死亡流徙何斯民之不  
幸也皇天厭亂否極而傾弘治庚申參戎襄平韓公良  
弼分守我州公才兼文武志在安攘甫下車而摧礮逆  
虜者數矣且慨然以起敝爲己任請之鎮巡重臣者極  
其心力然皆未果乃癸亥歲巡撫贊理軍務山東張公  
用和巡按閱實兵備侍御江右余公宗周相踵惠臨俱  
汲汲以修建營堡爲保邊首務躬親行邊觸冒險阻相  
度其宜區處其費與凡犒勞而賞勸之者無所不用其  
至而韓公之志於是始伸自大清堡西南堡曰大寧大  
平大康大安大定甫踰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填實多  
者七百少者四百人供軍舍餘從焉於是授以附堡田  
土使之且耕且守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以守之其官  
軍之多寡亦時勢之使然也自是聲勢連絡內外倚畀  
邊境無虞歡聲滿野積年之禍一旦掃除而利澤宏遠  
矣六堡舊名清河義寧鎮虜青榆林大安綏遠今五堡  
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其督工委官則有備禦都指揮  
張椿干總都指揮楊忠焉吾州父老喜極而憂曰安知  
平寧旣久無廢棄如前日者乎吾子若孫必復罹其禍



矣盍求德人之言記其源委利害之實以深刻而永鑒乎於是武弁礮石薦紳請余文歡欣從事靡約而同余遂欣然諾之記成乃喟然歎曰是舉誠多益矣使後之繼者能體今日諸公之心邊不永固而民不永安乎苟或受賕而畀以非人私役而妨其公務科尅以蕩其恆業別墅其營堡而藏獲其軍丁寄空名而廣實事焉則烏合鴟張之寇乘之其患可勝言耶如是而歸咎於創建之人誤矣後之君子尙有念於余言也夫

### 史氏倚廬記

醫閻先生集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氏祖山東東昌聊城人今爲古宜金紫巨家君名璠字公玉昭信校尉百戶公諱鑰之三子也生而剛明自好雅重鄉閭雖處塵市而衣冠言動檢飭不少慢浮薄者或謂之曰乃亦士夫態耶君惟自信而已旣而遣其仲子冊從病夫遊病夫教人不能同俗專事口語文辭以取青紫必首以文公小學使人讀而躬行之希上進達迂之者恆多史君乃能於其家亦取小學學焉謂之者益甚而君之自信益篤乃弘治五年仲冬月母安人劉以壽終哀毀如禮乃於中門之外縛數椽爲倚廬居

焉絕酒肉遠帷薄且未嘗一造親故之門以終喪制又嘗以其自置居第讓其季焉是蓋真有士夫之行而今之士夫每每難之者矧流俗之浮薄者耶問學益人不可誣也嗟乎禮教之壞久矣滔滔者固無足言而仁人孝子之閒出者復往往舍神靈而守冢墓孝有餘而學不足守先王中制者希矣故記史君之行於其廬以世其子孫且以告吾之鄉人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弘治丁巳仲冬古月吉宜金德容之任石州幕友人戶

醫隱先生集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刻本

科給事中賀欽時病居於家命其子士諮書貲德容曰當官三事古今所尚德容平生自誓曰居官取賄天罰其嗣又能謙謙自牧不忤於人自遊京師十數年來安於儉約常假貸以自遣若是者可謂有志於清慎勤者矣况德容歷事刑曹國朝憲章擬議熟矣讀書讀律修己治人尙可謂無術者耶茲行也首領一州與賢太守相可否布善政以蘇窮民必有可觀者焉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操一州之機要者乎德容勉乎哉勿若俗吏惟讎怨於齊民而竭智力

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墓誌銘

公姓韓氏諱斌字廷用其先山後興州人祖諱福原洪武間占尺籍密雲衛至考諱春從太宗文皇帝征討陞東勝右衛指揮使調守遼東選管寧遠衛事卒公三歲叔考借職年十六襲蔭視篆本衛苦素練達者景泰甲戌鎮守官調兵寧遠小團山截殺公摧斬一巨酋賊遂敗北天順丁丑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寧遠備禦壬午賊屢復寇小團山指揮張禮遇難而官軍王順等二百人被圍公馳赴手刃數賊乃解時賊屢犯義州等處

醫問先生集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救責總兵官成山伯王琮公言諸王公曰兵在多算者勝耳某願爲前驅破賊王公奇之無何調公義州領兵勦賊戰於八塔誤時賊四千餘而公部下才五百人賊恃眾攻圍公下馬督戰賊乃開一面或幸之公曰圍師必缺賊誤我耳卽令聯馬營中督戰益急無不一當百賊潰諸軍亦斬首十三級擒一人獲馬五百匹器仗稱是而被創死於禾內者復十餘賊捷奏欽賞彩段白金已而上救公守備義州協同懷柔伯施焮乃徧築堡圍保障耕牧至今人利之癸未冬坐寧遠邊事貶秩二

等甲申巡撫都御史滕昭巡按御史常振刑部主事丘  
霽交章薦公抱大將奇才成化乙酉上命公署都指揮  
僉事充參將征四川未行捷報公辭厥任上命公仍署  
職協贊京營事尋奉敕充左參將分守延綏西路北虜  
毛里孩擁眾十餘萬從定邊營入寇圍環縣公率精騎  
五千擊之擒一人斬首六十七級比還虜眾奄至圍數  
重其酋約俟夜半月出盡殺之公得其情乃令將卒衣  
白爲號夜潰虜圍而出或謂公曰東南虜寡可出公曰  
若然虜將弱我而乘之矣遂率勵將卒奮呼持刀躍馬

晉周先生集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向虜眾馳擊而出虜不敢當然所擒斬者多失之止存  
七級焉公復遣指揮神英出奇分擊至保安縣復斬二  
級巡撫都御史盧祥作饒歌鼓吹曲刻於石以褒其功  
已而虜復寇寧夏花馬池眾三萬餘公曰彼眾我寡不  
可輕戰乃悉列車城下出精兵三千立車前賊見有備  
解去丁亥遼東建州賊數寇邊都御史李秉薦公武略  
出眾深知夷情地利上敕公改充遊擊將軍同李公征  
之領右哨出清河斬首二百餘級俘男婦一百七十餘  
口陞實授都指揮僉事仍充遊擊將軍分守遼陽等處

戊子春改充副總兵官分守開原提督遼陽鎮巡等官會奏仍移公爲遼陽守上可其請己丑以建賊寇邊不堡兵過之非久計也乃緣邊自撫順關抵鴨綠江相其地勢創東州馬根單清河鐵場綏陽等五堡後又設鳳凰鎮東鎮夷等三堡廣袤千餘里立烽墩實兵馬闕灌莽廣屯田迄今虜不敢深入而居民樂業公之功也方興作時賊眾寇擾公擒賊首王沙魯等十餘人不殺諭而縱之賊皆畏服庚寅賊犯長營堡公率兵逐出境外斬首四級擒三十人獲馬牛器仗而還癸巳賊屢犯廣

醫閻先生集

卷四

十七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寧總兵官歐信等會公出義州直抵興中克捷凱還陞都指揮同知甲午廷臣會舉天下堪任大將者三人公居其一丙申公受誥封鎮國將軍配楊氏封夫人祖考皆贈如公官祖妣妣皆贈太夫人丁酉秋建賊寇邊公率兵截殺斬首一級頃之復入寇公率兵追至古城時盛寒公每夜屯兵要路臥雪以伺禁勿然火平明遇賊廛戰至日中流矢中公頰血出卒驚以告公但曰木枝傷耳一軍皆安乃張左右翼夾擊賊敗斬首十三級戊戌春賊眾八千餘寇清河堡掩伏谷中而數騎薄城挑

戰時公屯兵堡中將佐爭出擒之公不可曰餌兵也已而賊果大至公乃出兵背城列陣番休更戰又使卒執銀瓶示眾曰先擒賊者賞之皆鼓舞而進賊遁去次日賊復圍堡公登城分布將士禦之隊長王慶被矢射目不少移賊喧謂棄人慶拔矢還射賊駭公令嚴不可攻遂散去公乃縱兵追擊至舍人寨斬首十四級頃之會兵出鹹河搗巢斬首一百七級又出十岔口等處設伏斬首七級賊寇發陽還公遣健步夜斫其營得五級賊復大舉寇發陽公率兵要其歸路值淫雨三晝夜令士卒皆下馬徒行浮言騰沸士或以諫公曰寧勞於人勿勞於馬令見賊時可用也至將在峪分設伏兵戒勵諸將賊果入算舉號伏兵四起賊眾奔潰馳擊數十里馬無疲乏斬首六十三級人皆服公謀遠不可及也其別路伏兵亦斬三級夏賊眾深入公聞報曰此不可緩圖也卽勒兵馳二百里至趙二舍寨賊依山木爲險戰移時無所得公令編木爲盾魚貫而進遂擒五人斬首六十四級會大雨晝晦餘賊遁去秋洒馬吉設伏者復斬首二級同事者忌公陰中之當道參以失機取赴京貶

秩三等將士解體己亥冬上命撫寧侯朱勇等征建虜  
舉公同總兵官縵謙爲右哨出鴉鵲關抵泊珠江斬首  
五十級俘男婦二百八十口適賊首宋管只八等據險  
欲夜下劫營公免胄出示遂降其眾納營中軍還公謂  
縵公曰我軍凱還賊必據險邀擊我後某願爲殿且日  
昃當至黑松林公可屯兵以待縵公徑度公至賊果衝  
突公督官軍奮擊而時已薄暮公急令屯營一揮而定  
賊不能擾比會公公不言縵公赧顏而謝朱公等議公  
功能超拔卽軍前奉欽給勘合陞指揮使捷奏上以公

當一面陞都指揮僉事還京明年冬北虜侵開原而建  
賊復擾遼陽時公遭謗繫獄上素重公名特召大司寇  
速擬公罪聞釋之俾仍充副總兵分守遼陽且命速往  
北虜聞公復至乃遁去辛丑春公詣撫順關招徠建賊  
卜花禿等諭以恩威皆稽首誓言不敢復犯邊公益設  
備乃伏兵驪場等堡已而賊巢竊掠伏兵追出境戰於  
朵羅合佃子斬首十一級欽賞白金彩段秋又調饜陽  
兵至馬場巖遇賊斬首五級丙午大理寺丞李介舉公  
堪任主將上命錄之兵部丁未夏朵顏賊掠長營堡公

遣兵追至境外半邊山斬首二級併獲原掠牛畜而還  
自是夷虜畏威不敢復犯矣上念公功錫蟒衣一襲通  
政使田景暘舉公宜爲大將弘治戊申廷臣復會舉之  
上皆命錄之兵部已而公復辭職不報明年公年六十  
喟然歎曰功成身退時乃天道勢位可久居乎乃復上  
章懇辭上知公宿將特命鎮巡諸臣勉留公志益堅乃  
復奏上嘉允焉公天性孝友嚴毅失怙甫三歲卽解哭  
泣服衰絰後喪母夫人哀毀甚居家教子弟有法學文  
武事者靡敢怠且無驕貴氣晚年病口盛暑不跣足凡  
飲酒雖不醉亦不啻管一人口遊郡庠通語孟大義尤好  
諸家兵書身長七尺有咫膂力過人精射藝多謀略士  
卒最下者見輒不忘善以寡擊眾每戰必召諸將佐謀  
之卒有獻謀者亦傾心納采謀定而戰戰無不勝以故  
人鮮及焉嘗行兵途閒司食者獻糗糒公斥曰軍未食  
焉得先食一軍皆感雅重儒生每政暇必延致誦說史  
傳及致政口不言兵會客惟雅歌投壺終席不亂亦不  
議時政人物公自爲將三十年名著四方功收東徼開  
拓邊防懾服夷虜爲一代名將其未及侯封者命也弘



治庚申七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時口北虜患方殷而各邊亦皆騷動訃音一播朝野尤痛惜之夫人楊氏寧遠衛指揮使楊公諱政之女有懿行先卒生男四人輔軌轍軒文一人側室王氏生男三人軾輪輅輔襲定遼中衛指揮使兼資文武有父風備禦海蓋二衛薦列將才者數矣轍丙午舉人軾軒學未成而沒軾習兵策輪輅皆庠生前屯衛指揮同知鄧俊其婿也孫六人璽有遠器玠瑩玫瑰璋俱幼公生於宣德己酉十月十七日壽七十有二輔等喪公能以文公正禮是年九月二十有二日葬在遼陽城東高峯山之陽輔嘗遊余門以余知公深且言不敢妄乃走書乞銘其墓余自辭瑣闕病林下餘三十年鮮與外事惟公奇謀偉績冠絕一世義不可謝遂述而銘之銘曰

於赫韓公維世虎臣藩屏皇朝屢屈屢伸維何匪人置我我才自天靡所不可功樹東陲威行夷虜曰今將臣覓公前古奇謀偉烈言也可詳維此貞珉聊舉其綱我公不侯人則惜之相公子姓天不益之矧我東人德公靡忘尸祝我公厥維久長

參戎李公墓誌銘

敕命分守錦義二城地方右參將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卒欽力疾往哭之既成服厥冢嗣繼宗衰經造余稽顙泣致其叔父之命曰吾兄不幸蚤世葬之日將刻石墓道知兄深者莫若吾子願紀其實以圖不朽余辭弗獲按公姓李氏諱英字世傑其先永平盧龍人洪熙改元伯祖考諱斌以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同知調廣寧中衛傳官公考諱春復以武功進指揮使卒時公方八歲母夫人陳氏撫育之公自幼豪俊才器過人比長

醫問先生集

卷四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襲官閑武藝成化丁亥征建虜戊子以功進都指揮僉事癸巳敗虜興中進同知己亥設伏遼陽東山邀擊建虜敗之復搗巢征破建虜以奇功進都指揮使擢主都司軍政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庚子錄東山功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錦義之帥臣簡命公充右參將分守焉在任七載訓兵固圉安養教化禮義日興以疾暴卒義州官第年四十四成化丁未正月十八日也公孝友愷悌豪邁明敏而尤尊賢重道以故居家在官迴拔流俗巍如也公律已廉慎戒遠聲色初錦義有佃戶輸粟帥

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墓誌銘

公姓韓氏諱斌字廷用其先山後興州人祖諱福原洪武間占尺籍密雲衛至考諱春從太宗文皇帝征討陞東勝右衛指揮使調守遼東選管寧遠衛事卒公三歲叔考借職年十六襲蔭視篆本衛若素練達者景泰甲戌鎮守官調兵寧遠小團山截殺公摧斬一巨酋賊遂敗北天順丁丑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寧遠備禦壬午賊眾復寇小團山指揮張禮遇難而官軍王順等二百人被圍公馳赴手刃數賊乃解時賊屢犯義州等處

醫問先生集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救責總兵官成山伯王琮公言諸王公曰兵在多算者勝耳某願爲前驅破賊王公奇之無何調公義州領兵勦賊戰於八塔誤時賊四千餘而公部下才五百人賊恃眾攻圍公下馬督戰賊乃開一面向幸之公曰圍師必缺賊誤我耳卽令聯馬營中督戰益急無不一當百賊潰諸軍亦斬首十三級擒一人獲馬五百匹器械稱是而被創死於禾內者復十餘賊捷奏欽賞彩段白金已而上敕公守備義州協同懷柔伯施聚乃偏築堡固保障耕牧至今人利之癸未冬坐寧遠邊事貶秩二

等甲申巡撫都御史滕昭巡按御史常振刑部主事丘  
霽交章薦公抱大將奇才成化乙酉上命公署都指揮  
僉事充參將征四川未行捷報公辭厥任上命公仍署  
職協贊京營事尋奉敕充左參將分守延綏西路北虜  
毛里孩擁眾十餘萬從定邊營入寇圍環縣公率精騎  
五千擊之擒一人斬首六十七級比還虜眾奄至圍數  
重其酋約俟夜半月出盡殺之公得其情乃令將卒衣  
白爲號夜潰虜圍而出或謂公曰東南虜寡可出公曰  
若然虜將弱我而乘之矣遂率勵將卒奮呼持刀躍馬

醫問先生集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向虜眾馳擊而出虜不敢當然所擒斬者多失之止存  
七級焉公復遣指揮神英出奇分擊至保安縣復斬二  
級巡撫都御史盧祥作鏡歌鼓吹曲刻於石以褒其功  
已而虜復寇寧夏花馬池眾三萬餘公曰彼眾我寡不  
可輕戰乃悉列車城下出精兵三千立車前賊見有備  
解去丁亥遼東建州賊數寇邊都御史李秉薦公武略  
出眾深知夷情地利上敕公改充遊擊將軍同李公征  
之領右哨出清河斬首二百餘級俘男婦一百七十餘  
口陞實授都指揮僉事仍充遊擊將軍分守遼陽等處

戊子春改充副總兵官分守開原提督遼陽鎮巡等官會奏仍移公爲遼陽守上可其請己丑以建賊寇邊不堡兵過之非久計也乃緣邊自撫順關抵鴨綠江相其地勢創東州馬根單清河鐵場發陽等五堡後又設鳳凰鎮東鎮夷等三堡廣袤千餘里立烽堠實兵馬闕灌莽廣屯田迄今虜不敢深入而居民樂業公之功也方興作時賊眾寇擾公擒賊首王沙魯等十餘人不殺諭而縱之賊皆畏服庚寅賊犯長營堡公率兵逐出境外斬首四級擒三十人獲馬牛器仗而還癸巳賊屢犯廣

寧總兵官歐信等會公出義州直抵興中克捷凱還陞都指揮同知甲午廷臣會舉天下堪任大將者三人公居其一丙申公受誥封鎮國將軍配楊氏封夫人祖考皆贈如公官祖妣皆贈太夫人丁酉秋建賊寇邊公率兵截殺斬首一級頃之復入寇公率兵追至古城時盛寒公每夜屯兵要路臥雪以伺禁勿然火平明遇賊廛戰至日中流矢中公頰血出卒驚以告公但曰木枝傷耳一軍皆安乃張左右翼夾擊賊敗斬首十三級戊戌春賊眾八千餘寇清河堡掩伏谷中而數騎薄城挑

戰時公屯兵堡中將佐爭出擒之公不可曰餌兵也已而賊果大至公乃出兵背城列陣番休更戰又使卒執銀瓶示眾曰先擒賊者賞之皆鼓躍而進賊遁去次日賊復圍堡公登城分布將士禦之隊長王慶被矢射目不少移賊喧謂橐人慶拔矢還射賊駭公令嚴不可攻遂散去公乃縱兵追擊至舍人寨斬首十四級頃之會兵出鹹河搗巢斬首一百七級又出十岔口等處設伏斬首七級賊寇黻陽還公遣健步夜斫其營得五級賊復大舉寇黻陽公率兵要其歸路值淫雨三晝夜令士卒皆下馬徒行浮言騰沸士或以諫公曰寧勞於人勿勞於馬令見賊時可用也至將在峪分設伏兵戒勦諸將賊果入算舉號伏兵四起賊眾奔潰馳擊數十里馬無疲乏斬首六十三級人皆服公謀遠不可及也其別路伏兵亦斬三級夏賊眾深入公聞報曰此不可緩圖也卽勒兵馳二百里至趙二舍寨賊依山木爲險戰移時無所得公令編木爲盾魚貫而進遂擒五人斬首六十四級會大雨晝晦餘賊遁去秋洒馬吉設伏者復斬首二級同事者忌公陰中之當道參以失機取赴京貶

秩三等將士解體己亥冬上命撫寧侯朱勇等征建虜  
舉公同總兵官縉謙爲右哨出鴉鵲關抵泊珠江斬首  
五十級俘男婦二百八十口適賊首宋管只八等據險  
欲夜下劫營公免胄出示遂降其眾納營中軍還公謂  
縉公曰我軍凱還賊必據險邀擊我後某願爲殿且日  
昃當至黑松林公可屯兵以待縉公徑度公至賊果衝  
突公督官軍奮擊而時已薄暮公急令屯營一揮而定  
賊不能擾比會公公不言縉公赧顏而謝朱公等議公  
功能超拔卽軍前奉欽給勒合陞指揮使捷奏上以公

當一面陞都指揮僉事還京明年冬北虜侵開原而建  
賊復擾遼陽時公遭謗繫獄上素重公名特召大司寇  
速擬公罪聞釋之俾仍充副總兵分守遼陽且命速往  
北虜聞公復至乃遁去辛丑春公詣撫順關招徠建賊  
卜花禿等諭以恩威皆稽首誓言不敢復犯邊公益設  
備乃伏兵驪場等堡已而賊巢竊掠伏兵追出境戰於  
朵羅合佃子斬首十一級欽賞白金彩段秋又調饜陽  
兵至馬場巖遇賊斬首五級丙午大理寺丞李介舉公  
堪任主將上命錄之兵部丁未夏朵顏賊掠長營堡公

遣兵追至境外半邊山斬首二級併獲原掠牛畜而還  
自是夷虜畏威不敢復犯矣上念公功錫蟒衣一襲通  
政使田景暘舉公宜爲大將弘治戊申廷臣復會舉之  
上皆命錄之兵部已而公復辭職不報明年公年六十  
喟然歎曰功成身退時乃天道勢位可久居乎乃復上  
章懇辭上知公宿將特命鎮巡諸臣勉留公志益堅乃  
復奏上嘉允焉公天性孝友嚴毅失怙甫三歲卽解哭  
泣服衰絰後喪母夫人哀毀甚居家教子弟有法學文  
武事者靡敢怠且無驕貴氣晚年病口盛暑不跣足凡

醫問先生集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飲酒雖不醉亦不啻冒一人口遊郡庠通語孟大義尤好  
諸家兵書身長七尺有咫膂力過人精射藝多謀略士  
卒最下者見輒不忘善以寡擊眾每戰必召諸將佐謀  
之卒有獻謀者亦傾心納采謀定而戰戰無不勝以故  
人鮮及焉嘗行兵途閒司食者獻糗糒公斥曰軍未食  
焉得先食一軍皆感雅重儒生每政暇必延致誦說史  
傳及致政口不言兵會客惟雅歌投壺終席不亂亦不  
議時政人物公自爲將三十年名著四方功收東徼開  
拓邊防懾服夷虜爲一代名將其未及侯封者命也弘



治庚申七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時口北虜患方殷而各邊亦皆騷動訃音一播朝野尤痛惜之夫人楊氏寧遠衛指揮使楊公諱政之女有懿行先卒生男四人輔軌轍軒文一人側室王氏生男三人軾輪輅輔襲定遼中衛指揮使兼資文武有父風備禦海蓋二衛薦列將才者數矣轍丙午舉人軾軒學未成而沒軾習兵策輪輅皆庠生前屯衛指揮同知鄧俊其壻也孫六人璽有遠器玠瑩玫瑰瑋俱幼公生於宣德己酉十月十七日壽七十有二輔等喪公能以文公正禮是年九月二十

譜間先生集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二日葬塋在遼陽城東高峯山之陽輔嘗遊余門以余知公深且言不敢妄乃走書乞銘其墓余自辭瑣闕病林下餘三十年鮮與外事惟公奇謀偉績冠絕一世義不可謝遂述而銘之銘曰  
於赫韓公維世虎臣藩屏皇朝屢屈屢伸維何匪人置我我才自天靡所不可功樹東陲威行夷虜曰今將臣覓公前古奇謀偉烈言也可詳維此貞珉聊舉其綱我公不侯人則惜之相公子姓天不益之矧我東人德公靡忘尸祝我公厥維久長

參戎李公墓誌銘

敕命分守錦義二城地方右參將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卒欽力疾往哭之旣成服厥冢嗣繼宗衰經造余稽顙泣致其叔父之命曰吾兄不幸蚤世葬之日將刻石墓道知兄深者莫若吾子願紀其實以圖不朽余辭弗獲按公姓李氏諱英字世傑其先永平盧龍人洪熙改元伯祖考諱斌以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同知調廣寧中衛傳官公考諱春復以武功進指揮使卒時公方八歲母夫人陳氏撫育之公自幼豪俊才器過人比長

醫問先生集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製官閑武藝成化丁亥征建虜戊子以功進都指揮僉事癸巳敗虜興中進同知己亥設伏遼陽東山邀擊建虜敗之復搗巢征破建虜以奇功進都指揮使擢主都司軍政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庚子錄東山功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錦義之帥臣簡命公充右參將分守焉在任七載訓兵固圉安養教化禮義日興以疾暴卒義州官第年四十四成化丁未正月十八日也公孝友愷悌豪邁明敏而尤尊賢重道以故居家在官迴拔流俗巍如也公律已廉慎戒遠聲色初錦義有佃戶輸粟帥

府者五百人公不以爲義罷去之在都司日禁樂婦不得侍燕會有召女樂者其長必問知無公在燕乃敢令往且不喜妄殺弱冠時從都憲滕公捕勦逆虜至希林手捕一男子自言本中國人被掠陷此左右勸斬其首以圖功公不可曰寧無功不可妄殺生致於官尤勇於改過當好獵喜縱鷹一聞禽荒之規卽謝改之厥後非閱兵不狩終身不縱鷹矣三衛部落有歲爲邊患者以燕狗子爲謀主狗子中華盜賊叛入虜中故導之盜邊公密計因虜款塞狗子爲譯者執歸於獄死焉自是累

歲無邊警公之安邊卻虜不專恃勇而用謀又如此錦義民居久敝乏材修葺公率兵境外防範之令採以爲屋雖寒暑切身出入虜巢不憚也歲嘗大侵軍士苦饑公出己粟給贍之慮官屬家子不知禮義躬聘師儒設館府第聚而教之化鄙倍爲循雅焉其安養教化皆類此也然匪直言教實躬率之方分守下車日卽建祠堂謹時祭及喪夫人一遵朱子禮不用浮屠法以故兩城化之捷於影響義州有千百戶讀書者數員公悉置之府下日令講說大學行義以求修治之道推所得以措諸

行以故知見愈高勳德愈著公之心恆恐民不安生土木徭役未嘗輕舉閔士卒貧無室者命籍其名以進將爲措資納婦使免鰥居之苦義州東北鄙土厚宜穀前守者患虜禁弗得田公欲置卒耕守兩以詿誤待辨辭任弗果今年元旦後方簡官疏軍丁貧無田者使居其地且耕且守人甚便之又以茲土不尙紡織民苦於衣教諭吏民爲之俱方下令而公不起矣民不終惠士論惜之兩城聞訃若喪父母於戲公之早世兩城失公命矣夫公母弟雄嚴毅忠信嘗以武功錫冠服亦信古道

醫閩先生集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親文儒喪祭之禮克承公志不染流俗以是年三月九日歸葬廣寧城西先塋配方氏封夫人性嚴重閨門清肅先公一年卒合祔公壙子男六繼宗繼先繼志繼明繼美繼德女一遼東都司白公冢子潛其壻也世之帥臣保邊衛民足矣況知所以養之養且弗能況又有以教之公茲兼焉不啻賢於人一等矣迹其所以信古好學爲之基也惜乎天奪之速使其永年德業可量哉

銘曰

於戲李公才高氣雄幼孤卓立克建豐功尊賢重德聞

善卽服葬祭之禮爲民作則惟忠惟孝克養克教推  
己及人化成邊徼天胡不仁降割吾民一夕之際俾失  
慈親號兮啼兮我公不知饑兮寒兮誰食誰衣公卽幽  
堂地久天長刻珉昭德萬世其光

醫閻先生集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醫閻先生集卷之四

醫閻先生集卷之五

明定海賀欽恭撰

存稿

簡石齋陳先生一

拜別年深可勝馳慕追憶早歲京邸奉教之時如在昨日所恨天各一方南北萬里先生年近古稀生亦逾艾望耆不知此生再有承教之日否也興言及此不覺墜淚別來二十六年立志弗堅用功弗篤只是舊時伎倆人物大負先生教愛盛心慚懼之甚屢詢知太夫人萬

醫閻先生集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福先生道化大行喜慰無量生雖不才不敢以衰老自棄伏乞惠賜藥石之言以祛沈痼之疾誓竭駑鈍勉奉求進庶不終墮小人之歸也小兒士詒去年山東鄉試叨中今年下第未歸此兒極慕仰先生之教幸因風加惠一指引之當不似乃翁負教之深也今作此書寄士詒俾託貴鄉下第舉子附上料在今秋定到便中乞回數字寄京中鄉貴託轉至遼東甚幸甚幸言不盡意伏惟心照不備

奉別十載慕仰如一日今年三月末鄧官人至得拜瞻  
半像并領手教及三詩諸草札喜慰感佩之深不可云  
喻端默之訓實示以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所以教愛欽  
者至矣謹銘肺腑惟是此時爲養母治生之故未果做  
此工夫只宜勉於持敬以收此心須異時家計頗立菽  
水無慮當償此願也恭聞太夫人以下均慶太夫人年  
高康強榮膺褒旌之命諸子姪力學不怠相從問道者  
以百數南方貴宦就謁恐後鄉邦之人薰德而善良者  
日以益眾然則先生雖不爲世用大行於時而此道之

醫闈先生集

卷五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於家傳諸後乎於人善於俗者有不可掩也第以病  
體牽纏南北萬里不得朝夕侍函丈爲此生之大恨耳  
鄧官人之事欽雖勉爲盡心以德薄言輕之故不能使  
之蚤歸又以貧故甚失款待萬乞不罪因其歸謹此上  
覆高麗布一匹人參三斤託附上用表下忱伏乞爲道  
自重不備

簡石齋三

七月十二日始得潞河發舟前一日書具悉雅懷欽向  
於京師聽教一年餘雖鄙陋之質不能少變然非先生

之教則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今幸免此得不爲祖宗門  
戶辱其恩不亦大哉先生之恩固不啻此耳其所以教  
育欽者必欲勉進於道是誠父母之恩也顧欽庸下不  
能自振然勉奉教言誓死不敢廢焉耳欽比自謂此出  
不喜得是官所幸遇先生自今思之遼越萬里又欽之  
大不幸也欽自抵家杜門調攝今秋於後園構小齋三  
間爲養病讀書之所頗幽靜朝夕處此以奉先生之教  
此外他無所慕顧猶未能少見意趣無可以請問者日  
後若知所疑續當求教向欽作桐鄉深處詩雖不成語  
然末二句云何時三十六巖下日與堯夫御小車則實  
欽之素心皇天佑人不識何日得遂此願也向書喻以  
貴處無人於遼東往還然亦少耳非全無也若能閱欽  
之久違函丈因便賜教莫大之幸孟冬作此附子仁處  
轉寄不能盡所欲言惟先生亮之

簡石齋四

奉別以來三十年矣斗山之仰無時不然自恨立志弗  
堅有孤至教因循歲月年已及耆略無所就假令自此  
有進所益幾何況違函丈南北萬里索居多故誰其箴



之其不得爲君子而終於小人也昭昭矣柰何柰何四月末拜領去冬手教并詩稿一秩乃知先生居太夫人憂已踰期矣太夫人節行表世壽至九十厭世上仙固其宜也然無柰先生孝愛之至何不審憂中氣體如何況先生年已七旬當從權制伏乞節哀順變以副四海知舊之望來喻謂方今論出處者云云儼人必於其倫生何敢班於先生哉然此取舍之分不至昏昧太甚者伊誰之教耶生之所以沒齒感恩者也自恨云云惟先生閱之不以不可教而棄之幸甚小兒士詒蒙先生惠書獎進之不敢當不敢當生老矣自愧有負至教欲期此兒以不負不知果能如願否惟先生垂惠不勝幸甚前後所惠詩朝夕捧誦儘有警發但與范長史者至今未領爲寒家一遊蕩于持去山東揚州至今未歸范有錄稿亦未寄至耳相望萬里怱怱不能盡所欲言惟心照是荷

簡石齋五

往年承教於都下恩惠之厚沒齒不忘別來十有六載慕仰盛德如昨日然時一展拜尊像便是卽溫聽厲也

所恨賤疾拘牽未有再拜之期茲聞先生四月來京寓  
慶壽方丈相去益近而不克一面以承矩誨小兒謫年  
幼未堪出外不能遣之一拜牀下其爲抑鬱不可勝言  
先生此來傳聞弗的或云以薦舉或云以誥誤不知尚  
有幾時留容邑之諸友幾人從行諸賢子姪幾人在侍  
去年冬小姪往山海關在鄭克修繡衣處領張叔亨繡  
衣轉附先生前年十月二日與欽書并和陶詩寄欽絕  
句所以教愛欽者至矣書中復以莊定山得靜中一趣  
發欽讀之惶汗浹背別來屢承此教而竟不能脫擾擾

醫間先生集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方寸其負教之罪甚矣然而猶望先生不以是棄之  
因風更乞開喻自今以往猶當鞭策驚鈍冀有少進也  
茲敝處李參戎第行遽不能盡所欲言高麗布一疋奉  
爲禦暑之服人參二斤用備湯藥之需伏乞叱留幸甚

簡石齋六

欽往年京師承教誨之勤恩同父母奉別至今忽忽九  
載企慕之私無閒時刻屢辱惠書教并紀夢說自策讀  
近思錄諸詩及門下從遊諸友論學書每一拜領如飢  
之得食渴之得飲感佩恩教莫可云喻第昏昧之質立

志弗堅加以干辰析居以來創構室廬課治田事不克專意於學是以雖荷教誨屢屢未能少進愧懼之至推其病源又以不知其要耳何者往時見書冊中先聖賢垂教之言及親承先生之誨或涵養或省察或致知力行無所不信無所不悅隨所聞見以用其力特以實非自得不知大要見無一定力且弗專坐是迄今無少改於其故耳今者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之理吾人何必勞攘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

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見事事物物本然之妙烏能勉強以循之此知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以涵養此心使其常主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視不見雖聽弗聞至粗至近者且不能酬應之況於究義理精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所以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終難爲學此則決無疑矣林緝熙端默有見誠晚學所當遵行也欽又欲求僻靜處若山寺中淨坐以收久放之心第老母年高無他兄弟備養理無可出今春二月攜一二

生始就本城奉國僧寺杜門調攝旬日一歸省母於是收心讀書然亦弗能累旬端默但孜孜持敬以收放心之意則弗敢忘耳前時因循負教罪過千萬自今稍識用工寧敢復蹈故轍以自取絕於大賢君子耶自是以後積累久之幸有所疑所得續當請教仰惟先生道明教行樂莫大焉欽之不肖再得親炙函丈不識在何年耳相望萬里不勝馳情茲廣州楊官人貿易畢事歸謹貢此書無以侑緘高麗布圓領一件敢以瀆獻不罪僭易幸甚未閒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簡石齋先生集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簡石齋七

生承恩教沒齒難忘但進學不力退處九載無少進益祇自愧懼然亦豈敢違悖至教自絕於善亦惟日夕以持敬收心讀書玩理爲事積之以久看又如何所恨邊關限隔不得尋醫嶺南以療此生深痼之疾得遂此願未審在何年也生侍母粗安去冬復得一子名浙孫生之先四明人故也田者數人歲入不足假之故舊類不納息用是度日不至勞心旣無他慕衣食復足別無所事敢不專心以奉矩誨惟先生不以愚鄙斥外而終教

之不勝至願今夏五月廣州楊官人倫買易遼右歸嘗  
託附書一緘高麗布圍領一件茲金溪書客李紹慶回  
託附此書并人參一斤致羅一峯先生所轉奉有教墨  
回示附湖西與李客渠歲走遼東故也相望萬里承教  
末由企慕之私非筆可盡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簡石齋八

往歲膺薦來京時辱惠書教并細葛感慰深矣所恨萬  
里之遙十數年之別而近在千里之間旬日可至之地  
拘以賤疾不能趨拜以遂親炙之願自茲以往此生再

簡石齋先生集

卷五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坐春風而霑化雨者果爲何時也南歸後伏計奉養  
之餘以道自樂門下相從者日益眾而及人之功大矣  
於是又羨南方士友之幸而重恨在己之不幸也別來  
二十餘年自愧立志不剛用工不篤不能勉奉矩誨恐  
終流於小人之歸而已先生愛我厚者其可以救拔之  
者可憚苦口耶去年四月吏部發下文憑促欽赴陝西  
參議任時以老母臥病累月方欲以終養具辭而是月  
二十六日母病不起矣五月初母喪在殯而敕諭下臨  
喪事後迺遣小兒士谿具本繳敕辭免新授職名伏維

吾君初政清明多所聽納且念欽之不才雖以病廢然  
職名未奪時不可言不言可也可言不言如不忠何方  
草辭職終養奏本時擬陳四事少効涓埃遭喪後欲削  
其衷心不能忍欲俟終喪恐失機會用是不以一己私  
憂敢忘天下之慮因辭謝冒昧以陳曰資真儒以講聖  
學曰薦賢才以輔治道曰遵祖訓以處內官曰興禮樂  
以化天下本以六月下旬進無奈誠意未至學術膚淺  
惟蒙聖照得允所辭所陳四事斥以浮泛難行罷之矣  
內自循省惶恐無地恨相去遠不得以章草求正其所

醫閩先生集

卷五

九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以失也先生抱道家居天下蒼生同一仰望欽不度人  
微言輕輒有論薦非特不能爲蒼生起安石且恐以薦  
者之不肖反爲先生累矣上天祐皇明斯人惠然來天  
豈終負人望哉士諗今年二十五竊聞先生之教有意  
爲己之學科舉事業雖嘗爲之然內外重輕已能決之  
殊不好也此子若可進恨不得親炙門下求薰陶之益  
且先生誠閔之因風賜教則欽父子感德當何如哉番  
禹解軍者劉深歸謹此奉聞不能盡所欲言伏乞以道  
自重不次

簡同年會元章翰林

自執事調官南都後欽亦以病歸不通音問者將二十年中閒子仁嘗錄寄贈執事致政詩始知執事由評事轉僉憲挂冠歸矣後令親方老官來寓族兄客邸始得備聞執事家居動履之詳足慰鄙懷同年雖眾相知者不多就中所尊仰願學者殿元會元元吉孔易仲昭數公而已所恨天各一方無由親就以資啓迪之益耳應魁兄數年前嘗寄書來遼還聞已爲古人可悲也已前年陳白沙先生徵至京時有書寄欽云嘗與莊定山會

醫閩先生集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聚笑語竟月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執事想近年未會白沙耳其得天理真樂當不異乎定山也欽病居荒僻侍奉老母溫讀舊書而已學無寸進且入老境恆懼終墮小人之歸貽羞友朋尙念平昔因風示教敢不佩服以希少進令親客此殊失敬茲因其歸謹此奉問不能盡所欲言且愧無物可以將敬渠復來遼切望手教千萬之懇相晤末由不勝馳慕惟冀以道自玉不備

簡同年鄭克修御史一

近辱書具悉雅情且以桃乾遠遺老母感荷感荷所喻

相見未果徒是說過然人有善願天必從之終必遂也  
來書屢致下問自顧愚陋何能有助但往年在京師嘗  
聞白沙先生教誨頗多直以立志不堅無勇往力行之  
實坐是無所進耳今敢以所聞至切要者奉告冀今彼  
此其勉爲之白沙之教惟以靜坐爲先其意謂吾人今  
日病在擾擾必多用靜然後放心可收次第可用功矣  
如何如何前所云韓子作文亦進德事先正已論其倒  
學不敢承命小兒士諳學作易義承改教甚荷續所命  
題未作求教者小兒之意以誦讀玩索之功不至故先

醫問先生集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急者耳令郎進學如何今之人以爲己之學一筆句  
斷只在舉業上走亦大不是小學載胡子父兄以文藝  
令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  
者不可以不深戒也令郎學於家庭想不專事舉業就  
使來遊門下者只爲舉業而來吾人亦不宜徇其卑陋  
之見不以爲己之學啓之也小兒頗有爲己之志他日  
遣往求正尙無斯焉臨楮不覺叨叨不罪不罪

簡鄭克修二

近審起居佳勝酒量如舊甚慰甚慰令親毛老官曩多



失敬屢荷書喻無奈德薄言輕不能小有補益罪罪令  
郎輩舉業工夫想大有進不知所謂爲己之學亦嘗留  
意否若曰吾人未嘗爲是遂不以責望後人是己失之  
而又使後人仍蹈覆轍也善教子孫者恐不如是世俗  
日降言爲己之學便謂迂闊得罪當時矣然高識遠見  
如閣下者豈亦有是感哉亦謂卽此是學雖不必如文  
公之教由小學循序而進要亦不肯大道終爲君子路  
上人物也然亦不思而已矣誠思之學肯安於是哉韓  
歐與程朱其源派孰正豈可曰韓歐亦君子而何必尋  
程朱之源乎閣下愛生厚用敢吐其愚不罪狂妄幸以  
語蕭先生斷其可否垂示一言不勝大願

簡鄭克修三

舍親盛都司克新舍人至辱惠手書捧誦之餘如見顏  
色但不知何日合并以話久闊之情遂切磋之益爲可  
恨耳扇三柄棗一斗多感遠貺來書深自謙抑足見不  
自滿足之心然亦須勇往力以着實下手看所進如何  
好與朋友商量若曰自來讀書祇事誦說擬議題目拘  
就程式僥倖科第爲身口之資則是早年爲學爲人之

夫今日所當痛革者也茲豈可仍以自謙且以誨人與  
教子弟邪足下云欲從事乎靜歎無下手處似亦過乎  
謙退非無處下手蓋亦實不下手耳所引無欲與心不  
妄動蓋靜之成功吾人固未敢望然自今勉遵節欲之  
訓禁戒躁妄人心未必不可下手也狂瞽之言敢以求  
正尙有以復我爲己之學誠所當勉令郎染俗未深無  
使又蹈自棄之覆轍也恩恩不能悉幸察納之

簡同年羅一峯先生

甲午冬季始領令親梁氏附書今年五月復領金溪李

醫問先生集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客附書具悉雅情不勝感荷恭維先生學成德尊退處  
田里士傳其學民化其德纂集六經羽翼聖道欽嘗自  
謂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猷爲甘自頽靡其  
視進而尸素者何遠哉欽之不才恆自愧懼聞先生之  
風益深斗山之仰承風疾或發艱於步履願加調攝以  
拔其根陳白沙不偶於春官而道鳴南海誠天之相斯  
文也某寒夜獨坐之作以賤子班於執事則非其類矣  
慚悚之甚德懋仲晤元吉樂用粹之諸公出處尋教始  
知其實樂用風疾近漸愈否在臯可悲有子能紹其緒

否承諭移家南方足領至意但先壠宗戚所在卒難動  
移克修天錫充軍口北去年之赦所司具奏不准放免  
克修聞以易學教科舉不憂貧也欽舍田者數人歲入  
不足用時或假諸人親故閒類不取息用是度日不至  
勞心力也惟問學之功無少進益不免下愚之歸以爲  
憂耳近悟進學之始全在收放心一事日夕勉於持敬  
無奈閒斷不能接續舊書時復溫習覺比往時有味但  
精力短不能讀所未讀今年讀易本義年終可了所諭  
作何工夫以還造化此豈庸陋所能惟先生時賜教墨  
以警督之使不終歸下愚則幸甚

書中別紙

先生所著集要刻板否已刻幸惠寄否則希錄篇首三  
數章寄示文耀陳憲副聞遷憲長其所刻朱子語類甚  
便學者是書欽彙錄於京師訛舛太甚得爲達之憲長  
賜以刻本莫大之惠此齋書金溪李客紹慶走遼東歲  
以爲常若得語類得附來甚便茲率去人參一斤外參  
一斤書一緘奉嶺南陳白沙先生煩覓便轉致得回音  
留候來年李客附來

八月七日李紹慶別義州欽作此書與之今貴邑劉宣著解軍古宜歸之前夕始得見用是再敢奉瀆冀比金溪者得蚤達也聞劉宣著言南昌張先生與尊兄時有書尺往還必多論學議道之語幸錄示以開茅塞

簡羅一峯之子

欽往年僥倖科第辱與尊翁先生同榜欽時在同年中齒卑學劣且見尊翁學富道尊但知專心承事拱聽教言而已尊翁先生以生承教之切直弟視之成化丁亥尊翁先生自北京之任南京翰林予明年病歸遼東自

醫園先生集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南北道遠音問疏闊矣是後又若干年始知尊翁先生亦是戊子病歸隱居湖西教授金牛洞方暗教化之行而報先生戊戌終矣弘治壬戌辱手書俾銘尊翁先生之墓柰何敢辭所愧筆力棉弱不能發揚先生德耳往年先生寄欽書謹珍襲以藏慕德者以得先生片紙雙字爲榮爲私取去一紙求之屢年竟弗能得賢昆仲所收先稟有此煩錄示一通使得傳示子孫永爲家寶也千萬千萬所惠細葛二端本不當受但道遠難於返璧耳愧罪愧罪

簡陳都憲

恭聞閣下與阮方伯言屢念欽之貧窶且欽之不才臥病於家得免寒餒已爲優幸區區之心惟願閣下大行斯道常如今日使東遼一方民安物阜則不才病子受賜多矣貧者士之常乞不以是挂念都指揮傅海欽表叔父也年五十有八鬢鬚斑白筋力衰憊兼以征傷發作不能任事表弟雲已出幼告乞代職未蒙賜允緣海實是衰老有疾別無他故伏望高明特賜允許卽欽之受賜也此表叔父有疾乞退用敢以白若求進者雖其人堪用欽亦豈敢言耶伏惟台照不具

寄族兄弟

諸兄弟在外年久拋棄骨肉於人之大倫不無有失今俱老矣幸收桑榆之功以蓋前失庶乎可耳士賢兄攜二幼子在外景瑞兄嫂白髮如銀獨與幼婦弱孫家居賀信一往兩載有餘杳無一音通弟父母俱歿未曾一拜墓所以此而言於大倫何如早早歸來已是遲晚若更延滯天地罪人矣兄弟之情不得不以告也客中多賢必有規諷兄等歸省故鄉者但不之信從耳試以此

書與之論之當有以忠言促歸者不可以不從也士賢  
兄輩專以無路費不歸者又大不是矣莫求遂意將就  
可備關西路途飲食即便起程若到山海此閒當遣人  
往接不誤也千萬至囑至囑欽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喪  
老母五月二十日葬畢遣男士詣赴京繳救書辭參議  
已蒙准辭惟所陳四事以浮泛難行寢罷此蓋忠誠未  
孚學術疏陋之罪也內自慚懼而已茲因杭人馬姓者  
回便作此奉報區區弟兄之情惟願早早歸來以遂天  
倫之樂伏惟心照不次

歸園先生集 卷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寄族姪

在外小心謹慎汝固能之不待多囑但更有所告汝宜  
諦聽自家忠孝家門爲子孫者不可不謹守買賣營生  
固欲求利然不可利己損人有傷忠孝之家傳也汝不  
記憶汝祖父耶客山東若干年未嘗欺誑一人其買賣  
所得人誰如之後來者忠信豈能及宜乎多得財而反  
不及此可鑿矣賀機讀書能記一學諸生皆莫之及若  
自今不聞久必科舉可成以此告汝使汝知積善以蔭  
厥嗣也勉之馬客回草此以告至囑

示諸子

陶侃惜分陰乃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自今觀之惜分陰勤於學也朝暮運此弗急於用之物不亦費分陰而閒於學邪須知分陰當惜百甓當運不相妨費實相成就也若曰吾方汲汲科舉焚膏繼晷不敢少暇家蠱當幹者一切置之況運無用之甓邪此之惜分陰與陶之所以用心一得一失一公一私相去遠矣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之也戊戌年七月山人書

簡李參戎

榕間先生集 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成人材大是美事異日成就居家而孝爲國而忠大  
有益於君親有益於民物也方今知重此者幾何人哉  
生躬逢大人誠心下賢禮請名士設館育才不勝慶幸  
所恨賤疾不克趨慶恕罪恕罪

寄韓良弼公子

向嘗賦小詩奉勸賢昆仲更有一首寄令親家克明公  
子用勸厥子各不蒙一語之答想是迂闊之矣如何如  
何足下童巾時從吾遊至今不忘可謂厚矣當時論東  
遼諸公子表表者固非一人然皆以足下爲之冠可謂

賢矣以足下之賢且不忘幼日師友而有忠厚之情余豈容自外而不思有以裨益之耶世降俗薄學術之差固難正救在足下宜有以拔其流俗而亦不免余故深爲之惜而不能已於言也大抵此病坐不信古道不行於今耳不信由不思不思由不疑故一切以今日已之所行爲當然不必更須如古人矣試疑之曰古聖賢果可學乎人之性善皆可爲堯舜其果然乎夫旣知疑則必精思思之通則信矣然後知古聖賢垂訓教我後人者句句是實自然進進向前不俟督迫矣白沙先生謂

醫閻先生集

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疑者進道之萌芽信不誣也足下讀禮之餘試取前詩參之此語試一疑焉以驗其然否卻以見告得反覆之庶彼此兩有益也若終以爲迂闊不敢疑焉則非予之所敢知矣令親家克明公子識見亦高聞其乃郎幼而聰敏且染俗未深復之爲易可告同一疑之



醫闈先生集卷之六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存稿

簡韓良弼公子

令弟內有賢父兄外有嚴師友如此事業之成不待卜矣但不知舉業之外更看何書更用何功古人爲己之學諸令弟亦嘗有志否有一書名曰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者不可不看若能依據用功決成君子儒也遼陽必有此書可訪觀之卻以見報

醫闈先生集 卷六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簡傅叔父大人

屢詢自遼來者備聞尊候多福諸賢弟各修職業爲欣爲慰但彥明弟支鹽未回且聞無利許大門戶日用費力爲之奈何近千戶韓璽來言都司大人欲具奏舉欽此大不可蓋欽病未痊不能起且老母今年八十有六病臥在牀欽孤子無他兄弟備養決不可出門者若奏行而欽辭疾決不成往是則非欽受詐病之罪卽舉主得詐奏之罪矣兩不便也敢煩尊前一爲謝之使知此意免勞動念不勝甚幸此係吐露肺腑真情實意鄧父

母大人聞之必發憐察肯使人捨八九十老親之養而趨仕路耶此書至日幸卽一言無使後期以致紛紛誠大惠也彥清弟當令讀小學書講明其義謹遵之步步行去自有大益切無令其只隨流俗全不理治身心而但爲口耳之學也未由面晤敢此以白伏乞尊照幸甚

與王天申伯兄

恭聞奉令先妣遺骸與先考合葬夫婦父子大倫可謂兩全之矣可勝敬仰欽先考之學生也禮宜預祔祭執事憂病所拘弗克如願謹奉雞二隻聊爲祭品之助惟不拒是荷

與王天申

令姪誠繡衣公選入遼右書院用功杜誠亦然誠母老疾嗽喘不寧雙目不見物色思其子不得見日夜憂戚書院生惟歲暮得歸再不得擅出院門守者弗容故耳杜恙之在官能不思其母耶萬一自今而後不得會晤而母氏告終寧不爲終天之恨耶竊謂相知之深者當速語恙之使及早辭官歸養老母終其天年服闋再起庶忠孝兩全也恙之與我天申爲窗友而余亦託交步

之父子間知慈之歸養爲美事而不以告是吾人先自  
不盡朋友之道也是明視慈之墮入不孝之域不一引  
手救之也是謂慈之不能辭官歸養便己私忘母慈也  
在吾人而可如是乎曾謂慈之之賢聞良友之忠言不  
恨得聞之晚惕然悔悟解組趨庭終愧反哺之烏乎因  
會錦州友言李廷幹父八十餘病臥弗起余曰朋友當  
勸廷幹歸終養再仕張解州在座曰子何舍近求遠杜  
母如是而不勸慈之尙何廷幹之勸余深然之用有此  
舉惟天申圖之山人書告

善闡先生集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書中別紙

天申平日寬厚遇人有過多所含容不肯苦口相戒相  
別又幾年不知近來如何孔子說好仁者便說惡不仁  
者未嘗爲一偏之論也今此一事杜爲吾人密友杜之  
過卽吾人之過吾可不汲汲救正之乎當是時也正切  
切憇憇時也若更含洪則自成病矣匪直無益慈之也  
世人以官職爲重遂至忘親殊不知今日之官視孤竹  
國之爵土孰爲大小輕重夷齊棄國如敝屣而惟求仁  
得仁之爲安曾謂慈之之賢不能超出世人而追蹤古

人耶天申勉圖之山人又言

答纂修高進士

十月晦廣寧胡都司遣人送到執事手翰并纂修事目拜領  
展誦具悉雅懷獎許過情非所敢當所索不肖當日在科奏  
草無以應蓋欽在科日淺章奏不多雖有二一削棄久矣近  
辭遷官之章冒昧有言蓋欲致犬馬之誠奈不學無術所言  
浮泛不堪施行不蒙允納愧懼不暇敢存其草而復以塵執  
事之電覽耶欽學未聞道進退無補碌碌庸庸何足齒錄若  
重煩大筆收採備數污澆簡冊是重其不德也惟高明察納  
幸甚外錄死節軍士未蒙陞職事由雖非今當纂錄之事然  
執事他時回朝有所敷陳則此裏獎節義亦或可備一條也

示鄉人

欽謝病歸來杜門調攝鄉親故舊有以生徒見囑以寒  
家有子弟四三人俱灑掃者辭之不得適成化丙申在  
門者七人中四人有黎澗之眷事不可捨不俟遣而歸  
自慚德薄妄受鄉親故舊之託而壞其子弟嘗語在門  
者使歸語父兄別投賢師免貽後悔不蒙見允而今年  
二月迺或屢屢強以子弟委焉驟而造門不及走避又

以鄉之尊長臨之不敢固拒以不宜者告之亦不之信  
今敢備言其情告在門者使自爲去就則後之來者有  
不俟力拒而自止矣廣授學徒非病者所宜不可一也  
學堂弗便無內外之辨不可二也科舉之業置之十有  
二載率皆忘之又素不能改課不可三也迂鄙之見竊  
慕許魯齋學朱文公從灑掃應對循循而進爲務實爲  
己之學也己方有志未能勇爲嘗語在門率不信從志  
旣不合何名爲友不可四也聖賢經訓本以教人體行  
今但媒利祿殊不於身心省察詩云子曰則請諸先生  
立心行己處事接物則任其己私率意肆行先生不得  
與也一或以經訓格之則口然心否而是背非類以迂  
闊略之在我們者何嘗不然不可五也自念不才行實  
未著徒然切切不足取信來者必假尊長以臨逼之旣  
不敢方命在門者又不可一旦峻逐而固遣之用是備  
陳己私無有所隱鄉之尊長與夫及門之士鑒此鄙誠  
其進止去就必有處焉

簡阮鄉親

別久念深時詢動定於東人亦有能言所以者少慰遠

懷但不識近況如何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爲  
有志不就此宋人題簞簞壁詩也朱文公見之有感題  
云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  
息重歎簞簞壁上詩不知足下之志就否今歲亦晚矣  
金丹有消息否無乃亦有前人之感歎乎文公金丹託  
以喻道無消息者蓋謙辭耳非眞若足下爐火久關心  
刀圭空入夢也如何如何同年羅狀元賢人也今已物  
故今其親戴集禎來解軍三萬衛交割後幸玉成早歸  
甚荷

醫闈先生集

卷六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簡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謝病東歸一別二十餘年雖出處殊途慕仰之心未之  
或怠前歲敝邑曹生歸辱惠手翰一緘名扇二握把玩  
心畫揮引清風宛然如面故人領清誨也來書以欽辭  
疾不起獎許過甚非所敢當此特自知不才少安愚分  
耳惶愧惶愧閣下以宏才碩德樂育天下英才而猶不  
自滿足下求聾瞽以矻不逮眞天下之師模也周子曰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不於  
年兄望尙誰望耶小兒士諮未知爲學而頗有此志願

先生垂惠啓迪不勝幸甚入參一斤謹以侑緘伏乞笑納不具

寄光祿時文泰

小兒去年來後再不得書時間動定於來京之鄉人而已官署餘暇書史當不廢觀更與好僚友講論正學不唯在己有進又可推之以教子孫不使仍蹈俗學之轍亦爲益非細也農桑諸書及向所聞風車車水灌田之法與所謂一竿三釣等類可留心訪問備他日歸閑林下之用惟心照

齊閩先生集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簡都閩王公一

昨日進拜蒙厚款承喻教家人紡績推之以及城堡居人甚大惠也蓋此方之人素不曉此用是困於無衣若上之人教勸之使一方無一家之不紡績日後人人遂暖衣之願無號寒之苦則大人恩澤之博極於久遠人之感惠不但有五袴之謠也桑棗之植亦有久遠之利不三數年便見成效又云欲作射圃於府中以較射藝亦大好事凡此俱望及時行之邊方之大幸也恐公務繁多或以此爲不急則非吾民之福矣用敢瀆告惟高

明留意焉

簡都閩王公二

昨日承枉顧遣人止打旱孤椿事已止得否敢此奉問  
卽此一事聞諫納善之德可知由是推廣之所謂好善  
優於天下可期矣又何不獲乎上之足患哉然因是而  
省之可見爲人上者物理之不可不明也訴訟之不可  
盡信也人言之不可不審也處事之不可不慎也高明  
之見當於是乎有省矣敢此瀆告

簡馬揮使

簡閣先生集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某也喪母貧甚足下必弔之矣有賻喪之禮宜早行之  
以周其急也聞以區區所奉批簡黏之書齋之壁此不  
必然如古聖賢格言至論切於日用益於身心者置之  
壁閒朝夕觀之接乎目警乎心乃爲有益耳今敢先書  
近思錄中語數條以往可以代之若未精其義暇日過  
我當細爲敷陳之也如何如何希同音

與鄧都閩

傳聞令舅崔公子與某公子爭田久尙未平各非爲財  
祇尙氣耳某聞名未相識不敢奉勸萬乞一言以告令



舅平日人人稱道崔公子者以高識大度有過人器量也今爲數畝田不能讓鄉里故舊乃曰田不足道彼無善辭故弗與耳如是處心如是議論在是時固不失爲眼前之豪傑不知吾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之豪傑果亦如是否也此所謂與正大學興仁與讓之興非孟子與兵結怨之興如公子今所行其爲與也果何似耶公子才識殊絕於人前嘗告教乃郎以古人躬行爲己之學深蒙允納然今日吾所歆爲以示法子姓者乃在於爭不在於讓萬一迺郎偶見其翁如此不知其爲尤而效之不亦昧其所從而壞其美質耶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古人防微慎始之深意也昔馮驩爲孟嘗君市義以財乃其所有而義所無也勸公子舍田取讓亦若是云閣下備以告之允否示下

書東萊格言後以勸鄉人

古之先賢教人爲君子方出永樂大典性理大全中最爲捷要讀書者固可學不讀書者得此捷要眞方亦可學爲君子無疑也人患不肯信而謹守之耳能篤信而謹守之其成君子甚易不然雖博學登科以躋顯榮

止可謂貴人而已其能成君子耶

簡揮使馬伯初

中所百戶所屯軍尹端者死於密河之澗欽聞之不忍欲爲深埋之因思近設養濟院凡孤老之死者必有棺具以葬埋況賢舅伯初大人爲一衛之父母當有仁政以處之也欽故不敢自專謹此奉告以俟可否之命若官無措置相驗畢當爲買棺葬之張子曰民吾同胞又曰凡天下之疲癯殘疾窮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爲此故耳

醫閻先生集

卷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馬生翔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小學曰父母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於兄且爾況父乎論語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右數條皆翔平日所讀講者今日正當謹遵恪守以事親使親感汝之孝幡然悔悟舞斑衣以娛祖母舍危就安去禍受福庶不負令尊擇師教子之心鄉人必曰馬大舍尊明師之訓以聖賢道理勸其親改過爲孝是因汝之孝成令尊之孝豈不美哉推其原由師友之所致則區區病夫與有光矣而翔不用師言不以聖賢格言至論爲心不幾諫不號泣隨之而諫勞而或怨撻之流血而或怨不起敬起孝不反覆熟諫果使一朝之忿

忘身及親陷父於不孝之地則翔之罪大矣由翔先不孝以致父於不孝則區區之爲師者不善教以壞人子弟之罪亦安可逃乎惟翔勉於孝愛以爲諭親於道之孝子以全令尊晚節之善以遂祖母桑榆之樂以爲師門薰炙之光不亦偉哉惟翔勉之余與令尊爲舊親舊友平素交好之密人人知之令尊雖曰不喜人言然余言亦未嘗不受納也今此一事勸之未從況翔子又娉士詒女只是舊親友固不避斧鉞以進逆耳之言況又成今日之親乎不知以怨報怨爲不義則已矣知其不

義而不以告則病夫自不成人矣非甚不仁者不能不告余何忍爲此等人哉援筆不覺喋喋令尊欲觀當奉以觀不欲觀可口陳此義若有疑者親來一講之

書李漢章遺行於其挽卷

成化丁亥李公漢章以戶曹主事差守京城門與奉御御史同往時奉御正坐御史主事副左右側坐公更爲一列奉御不然固欲如舊且以不知禮詆公公曰汝若太少監可如舊今旣奉御一列是禮也奉御忿然曰吾當言於家公曰吾獨不能言之朝耶奉御訴諸中貴之秉權者以囑司徒河閒馬公召公至部問公對之故馬公曰汝胡不隨時猶是秀才性氣觸忤致禍不我與也公曰以戶曹主事坐奉御之側阿諂內臣良爲戶之辱故不敢從儻由是得禍甘心受之敢爲堂尊累耶馬公知不可奪曰任汝爲之自是公不在奉御輒下其坐於側公至卽命升焉奉御至見公在坐不下馬而去公曰汝自便吾爲代勞也終不爲少屈比卒事竟不能禍時欽叨官戶科辱公不鄙與之交親聞之公如此公非妄語人也嗚呼卽小可以知大觀一節可以知全體直節

勁氣如公者可多得也耶可多得也耶天不憖遺斯人  
蚤世爲之奈何嗣子癸丑進士夢龍會吾兒士諮於京  
耶求挽詩余不能吟垂泣書此以歸之

贈以德范進士

范子從遊歲月多祇將文字事登科如今返駕成遲暮  
若更悠悠奈老何 景泰丙子叨領鄉薦以德時卽相  
從尊以師禮迄今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所愧自不知古  
人躬行爲己之學不能以是爲教徒孤負以德一生相  
尊之意與其天賦醇厚之質但得掇取科第而已在時

齊聞先生集

卷六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俗固以以德成名歸德於余余之自愧正謂妄竊師號  
不能造就之如古君子之儒庸妄誤人之罪不可追也  
余與以德年俱半百卽今返駕已屬遲暮若更不勉來  
日幾何今茲遠別用賦此詩以道往年相誤之非爲來  
日相勉之圖以德若能深信鄙言不以爲迂力去故習  
一以小學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循其次第而勉進焉他  
日居官在朝致君堯舜在外則澤被黔黎出處進退不  
離乎道不愧古君子之儒然則往年相誤之罪庶可少  
釋異時倦遊而歸尤望交修之益也朱子嘗謂就使六

七十歲覺悟亦當札定腳跟從此做去文公豈欺我哉  
願相與勉之

書羅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題目

孟子此言非特鄒穆公之龜鑑千萬世爲人上者所當  
篤信而勉行者也後之讀其書者以是告其君所謂引  
君當道庶幾可爲忠臣以是告其親所謂諭親於道庶  
幾可爲孝子祥也方家居而未出仕余固不能不以孝  
子期之祥也勉旃謂其親不能者賊其親者也祥亦有  
此懼耶祥誠不迂余言勉進諭親之孝他日進用於時  
其爲忠也自是而推之耳夫豈待他求哉若然則病夫  
之望遂矣向因文王發政施仁之作嘗有所告未見領  
悟故再以申之

書俞洪文後

所作時文題目無非切於身心如此三題者所謂自得  
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聖人又異於  
君子所謂文王愛民深而求道切終日乾乾不自滿足  
之盛心何者非切於吾身心者若能以之自省曰吾能  
深造以道而自得乎吾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

抑去之而無遠於禽獸乎舜與文王所行如此孟子嘗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  
豈欺我哉則是舜文之聖皆吾人所當學者吾嘗有此  
學之之志否乎以是自省強勉而行卽是爲己不差路  
途庶幾由是漸有可望今則只是以之作文求取科第  
略不關於身心縱使異日得遂所圖不過爲富貴之人  
而已天之賦予吾人者如何而自暴棄之如此可不哀  
哉此意近屢以告諸生而略無信向匪特不信且不疑  
焉故再以申之

醫問先生集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簡同年熊汝明

往在清豐屢辱書教自遷官西行音問杳然病夫時展  
畫圖玩手筆感舊懷人之念不能已已不知此生再晤  
語親密如曩昔觀政銀臺省否也生東歸時辱贈詩期  
勉以道德至今佩服不敢有忘但索居日久過失弗聞  
恐終負故人相期之至意耳自西行弗聞政轡道遠地  
僻故然然卽清風推之惠政之及人可知矣未知近得  
幾子若有上六七歲者便當一遵文公朱夫子小學之  
教步步教將去不當又如吾輩差卻路頭迷而後復之

難也小兒今年二十三粗通文理所幸略知爲己與汲汲追逐時好者有閒用是敢致忠告如前之云在他人必謂迂闊之談以閣下高明決知度越俗流也岐山縣正統丙辰中一進士曰傅寬選東昌通判坐事發成徹處景泰中生從之學舉業天順初釋歸卒於家其子孫存者幸以生故遣人呼至官視可教資送入學不可教一賙卹之以見生之不敢忘棄故師之意至幸至幸茲朱倉宰失官歸云嗣歲欲往鳳翔訪其親舊故作此以奉渠歸幸還一簡至切之望碑帖書籍度生所無者惠

密閣先生集

卷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一二甚荷

### 與史揮使國章

聖人作書教人讀之明理修身推之治人也武官雖藝爲尙然不讀書明理豈能忠君報國克盡人臣之道哉余所以惓惓勸爾讀書者爲此故耳前日面會相勸已得允從云一日能讀十行一日能訓解十字若果能如此則半年之閒訓解字義將及二千書皆可讀矣就使日減其半日訓五字一年之閒亦有此效若是不學則一年之閒不曉一字直至老境無分毫之益豈不哀哉



今點孫武子送去此汝武官本經今日急務可便讀之  
暇日卻來爲解釋其義也會間更當告以所當讀之書  
茲不以告者恐爾憚其難而生疑畏之心耳勉之勉之

### 與鄧都閫

欽之不才荷蒙誤舉母老身病有孤盛意愧負愧負更  
望執事充此爲國薦才之心廣詢博訪不聞幽顯苟得  
其人隨其才德之巨細或上之朝廷或薦之鎮守或用  
以自輔或委拔衛所以主軍政此忠盡之大端也若以  
生之不才有孤盛意而遂沮夫薦賢之心豈可乎哉惟

醫闈先生集

卷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高明勉圖之

#### 與士詔帖子

爲訪賣子女者何姓名果欠何官府債如是督府當告  
令免之不告則孤平日相推之意吾黨得以薄待人之  
罪矣晏朝士未相識一聞其和輒悔失不以白金十兩  
贈其行況此部民爲貧賣女償債使骨肉分離者肯不  
憐之吝三數兩白金忍視其至此極耶二事之輕重緩  
急得失可否不俟智者而後知若以奉告無不從者縱  
令已賣爲之贖歸亦無不可以類推之凡有負於府不

能償者可一切寬之亦父母斯民之一端也不致忠告  
吾黨之罪告而不可斯可已矣

與韋中貴書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侍生賀欽頓首上書欽差鎮守  
遼東御馬監太監韋公閣下竊以孝於親者亦欲人之  
孝忠於君者亦欲人之忠蓋推己以及人聖門之所謂  
恕也欽竊願學焉欽自幼讀書應舉不敢苟徇俗以榮  
身肥家爲事惟欲隨所居之位盡事君之忠而已然而  
三十登進士第三十一選給事中三十二卽以病告歸

醫閣先生集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非不樂仕也蓋不得其言則去儒者進退之道固如  
是也屏居以來二十餘年分甘田畝無復仕進之心閣  
下所深知者不意今上卽位內閣大臣舉薦人才欽之  
愚忠誤居首選蒙恩陞陝西右參議撫治商洛等處提  
督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方賜敕諭以戒勉之欽  
方欲以身病母老具辭而不幸老母謝世矣竊念雖居  
憂病中不之任而當日在科未久年勞淺薄參議職名  
理不當受謹遣小兒具奏辭免乞收還恩命并繳敕諭  
又念欽雖然家居猶叨言職幸逢明聖可言不言不忠

於兄且爾況父乎論語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右數條皆翔平日所讀講者今日正當謹遵恪守以事親使親感汝之孝幡然悔悟舞斑衣以娛祖母舍危就安去禍受福庶不負令尊擇師教子之心鄉人必曰馬大舍尊明師之訓以聖賢道理勸其親改過爲孝是因汝之孝成令尊之孝豈不美哉推其原由師友之所致則區區病夫與有光矣而翔不用師言不以聖賢格言至論爲心不幾諫不號泣隨之而諫勞而或怨撻之流血而或怨不起敬起孝不反覆熟諫果使一朝之忿忘身及親陷父於不孝之地則翔之罪大矣由翔先不孝以致父於不孝則區區之爲師者不善教以壞人子弟之罪亦安可逃乎惟翔勉於孝愛以爲諭親於道之孝子以全令尊晚節之善以遂祖母桑榆之樂以爲師門薰炙之光不亦偉哉惟翔勉之余與令尊爲舊親舊友平素交好之密人人知之令尊雖曰不喜人言然余言亦未嘗不受納也今此一事勸之未從況翔子又娉士詒女只是舊親友固不避斧鉞以進逆耳之言況又成今日之親乎不知以怨報怨爲不義則已矣知其不

義而不以告則病夫自不成人矣非甚不仁者不能不告余何忍爲此等人哉援筆不覺喋喋令尊欲觀當奉以觀不欲觀可口陳此義若有疑者親來一講之

書李漢章遺行於其挽卷

成化丁亥李公漢章以戶曹主事差守京城門與奉御御史同往時奉御正坐御史主事副左右側坐公更爲一列奉御不然固欲如舊且以不知禮詆公公曰汝若太少監可如舊今旣奉御一列是禮也奉御忿然曰吾當言於家公曰吾獨不能言之朝耶奉御訴諸中貴之

稽開先生集

卷六

十一 四明茂齋

約園刊本

秉權者以囑司徒河閒馬公召公至部問公對之故馬公曰汝胡不隨時猶是秀才性氣觸忤致禍不我與也公曰以戶曹主事坐奉御之側阿諂內臣良爲戶之辱故不敢從儻由是得禍甘心受之敢爲堂尊累耶馬公知不可奪曰任汝爲之自是公不在奉御輒下其坐於側公至卽命升馬奉御至見公在坐不下馬而去公曰汝自便吾爲代勞也終不爲少屈比卒事竟不能禍時欽叨官戶科辱公不鄙與之交親聞之公如此公非妄語人也嗚呼卽小可以知大觀一節可以知全體直節

勁氣如公者可多得也耶可多得也耶天不憖遺斯人  
蚤世爲之奈何嗣子癸丑進士夢龍會吾兒士諮於京  
耶求挽詩余不能吟垂泣書此以歸之

贈以德范進士

范子從遊歲月多祇將文字事登科如今返駕成遲暮  
若更悠悠奈老何 景泰丙子叨領鄉薦以德時卽相  
從尊以師禮迄今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所愧自不知古  
人躬行爲己之學不能以是爲教徒孤負以德一生相  
尊之意與其天賦淳厚之質但得掇取科第而已在時

俗固以以德成名歸德於余余之自愧正謂妄竊師號  
不能造就之如古君子之庸庸妄誤人之罪不可追也  
余與以德年俱半百卽今返駕已屬遲暮若更不勉來  
日幾何今茲遠別用賦此詩以道往年相誤之非爲來  
日相勉之圖以德若能深信鄙言不以爲迂力去故習  
一以小學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循其次第而勉進焉他  
日居官在朝致君堯舜在外則澤被黔黎出處進退不  
離乎道不愧古君子之儒然則往年相誤之罪庶可少  
釋異時倦遊而歸尤望交修之益也朱子嘗謂就使六

七十歲覺悟亦當札定腳跟從此做去文公豈欺我哉  
願相與勉之

書羅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題目

孟子此言非特鄒穆公之龜鑑千萬世爲人上者所當  
篤信而勉行者也後之讀其書者以是告其君所謂引  
君當道庶幾可爲忠臣以是告其親所謂諭親於道庶  
幾可爲孝子祥也方家居而未出仕余固不能不以孝  
子期之祥也勉旃謂其親不能者賊其親者也祥亦有  
此懼耶祥誠不迂余言勉進諭親之孝他日進用於時  
其爲忠也自是而推之耳夫豈待他求哉若然則病夫  
之望遂矣向因文王發政施仁之作嘗有所告未見領  
悟故再以申之

書俞洪文後

所作時文題目無非切於身心如此三題者所謂自得  
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聖人又異於  
君子所謂文王愛民深而求道切終日乾乾不自滿足  
之盛心何者非切於吾身心者若能以之自省曰吾能  
深造以道而自得乎吾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

抑去之而無遠於禽獸乎舜與文王所行如此孟子嘗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  
豈欺我哉則是舜文之聖皆吾人所當學者吾嘗有此  
學之之志否乎以是自省強勉而行卽是爲己不差路  
途庶幾由是漸有可望今則只是以之作文求取科第  
略不關於身心縱使異日得遂所圖不過爲富貴之人  
而已天之賦予吾人者如何而自暴棄之如此可不哀  
哉此意近屢以告諸生而略無信向匪特不信且不疑  
焉故再以申之

醫閩先生集

卷六

五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簡同年熊汝明

往在清豐屢辱書教自遷官西行音問杳然病夫時展  
畫圖玩手筆感舊懷人之念不能已已不知此生再晤  
語親密如曩昔觀政銀臺省否也生東歸時辱贈詩期  
勉以道德至今佩服不敢有忘但索居日久過失弗聞  
恐終負故人相期之至意耳自西行弗聞政譽道遠地  
僻故然然卽清風推之惠政之及人可知矣未知近得  
幾子若有上六七歲者便當一遵文公朱夫子小學之  
教步步教將去不當又如吾輩差卻路頭迷而後復之

難也小兒今年二十三粗通文理所幸略知爲己與汲汲追逐時好者有閒用是敢致忠告如前之云在他人必謂迂闊之談以閣下高明決知度越俗流也岐山縣正統丙辰中一進士曰傅寬選東昌通判坐事發戍僻處景泰中生從之學舉業天順初釋歸卒於家其子孫存者幸以生故遣人呼至官視可教資送入學不可教一賙卹之以見生之不敢忘棄故師之意至幸至幸茲朱倉宰失官歸云嗣歲欲往鳳翔訪其親舊故作此以奉渠歸幸還一簡至切之望碑帖書籍度生所無者惠

醫闈先生集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二甚荷

### 與史揮使國章

聖人作書教人讀之明理修身推之治人也武官雖藝爲尙然不讀書明理豈能忠君報國克盡人臣之道哉余所以惓惓勸爾讀書者爲此故耳前日面會相勸已得允從云一日能讀十行一日能訓解十字若果能如此則半年之閒訓解字義將及二千書皆可讀矣就使日減其半日訓五字一年之閒亦有此效若是不學則一年之閒不曉一字直至老境無分毫之益豈不哀哉



今點孫武子送去此汝武官本經今日急務可便讀之  
暇日卻來爲解釋其義也會閒更當告以所當讀之書  
茲不以告者恐爾憚其難而生疑畏之心耳勉之勉之

與鄧都閫

欽之不才荷蒙誤舉母老身病有孤盛意愧負愧負更  
望執事充此爲國薦才之心廣詢博訪不聞幽顯苟得  
其人隨其才德之巨細或上之朝廷或薦之鎮守或用  
以自輔或委拔衛所以主軍政此忠盡之大端也若以  
生之不才有孤盛意而遂沮夫薦賢之心豈可乎哉惟

醫闈先生集

卷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明勉圖之

與士詒帖子

爲訪賣子女者何姓名果欠何官府債如是督府當告  
令免之不告則孤平日相推之意吾黨得以薄待人之  
罪矣晏朝士未相識一聞其和輒悔失不以白金十兩  
贈其行況此部民爲貧賣女償債使骨肉分離者肯不  
憐之吝三數兩白金忍視其至此極耶二事之輕重緩  
急得失可否不俟智者而後知若以奉告無不從者縱  
令已賣爲之贖歸亦無不可以類推之凡有負於府不

能償者可一切寬之亦父母斯民之一端也不致忠告  
吾黨之罪告而不可斯可已矣

與韋中貴書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侍生賀欽頓首上書欽差鎮守  
遼東御馬監太監韋公閣下竊以孝於親者亦欲人之  
孝忠於君者亦欲人之忠蓋推己以及人聖門之所謂  
恕也欽竊願學焉欽自幼讀書應舉不敢苟徇俗以榮  
身肥家爲事惟欲隨所居之位盡事君之忠而已然而  
三十登進士第三十一選給事中三十二卽以病告歸

醫闈先生集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非不樂仕也蓋不得其言則去儒者進退之道固如  
是也屏居以來二十餘年分甘田畝無復仕進之心閣  
下所深知者不意今上卽位內閣大臣舉薦人才欽之  
愚忠誤居首選蒙恩陞陝西右參議撫治商洛等處提  
督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方賜敕諭以戒勉之欽  
方欲以身病母老具辭而不幸老母謝世矣竊念雖居  
憂病中不之任而當日在科未久年勞淺薄參議職名  
理不當受謹遣小兒具奏辭免乞收還恩命并繳敕諭  
又念欽雖然家居猶叨言職幸逢明聖可言不言不忠

聞右屯卒有戍沙河者軍敗虜將脫取其甲冑衣服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銃擊虜碎其首而死虜恨亂斫死之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聞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自言渠貼某臺臺軍五名三爲南人二人取米賊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盤閩先生集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千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虜去卻遣人貼之臺軍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名曰貼耳實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

九月二十八日營城臺虜賊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戶者率臺軍禦之射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多來報讎劉患之預徙他臺越二日賊眾果來約三百餘攻圍

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其屋破其甕而去當時若伏一  
二百勇健者臺旁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取勝必矣  
爲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爲腹心頭目手足之  
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爲國而不  
爲家爲君而不爲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  
先退遁以爲民望無謀者率迷惑以失事機不忠不義  
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  
之用人誠不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少者僅得五七  
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亦難哉  
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可  
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無  
勇無恥亦甚矣哉

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幾  
至於死旣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爲將者  
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

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

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作土牆圍之屯榨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宜空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主者不卽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肆其奸虐南城上上城無目者方氏夜爲人斫其首去數日棄出之驗不

醫闕先生集

卷七

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過恐爲人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爲人斫其首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宋三者爲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廟殺死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內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死日久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死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岸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相拖入水中矣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而盡白乃

漢人首再驗無之有眾見網巾痕堵有小兒首髮未經  
剃者有剗去其炙盤者有煙火薰其網痕致令漆黑者  
石家堡孫某者年前死以棺盛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  
子聞時變不善日往守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屍  
半出無首矣不敢聲賊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瘡者又與  
一小廝爲廣寧人馬挾至曹家堡旬中初以繩扎其口  
不令得叫後殺其小廝瘡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  
勢數日與言猶流淚後衛衙中一小廝爲人割其首云  
是民吏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漢人首

醫闕先生集卷七

八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者呼不至恐事發故後於廣寧竟成之此決非虜首無  
疑者當時得功後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此而在  
位略不加意究竟恐壞其功余曰功自功罪自罪兩不  
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禍非上人使然然無聽信者余  
曰譬之一定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是假銀矣若能提  
出其銅雖止七兩一定是真銀矣聽者不之信漫記之  
於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見查究實者如此其  
數傳聞未經究實尤多

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千

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延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爲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陝西時嘗信任之

翁泰李錦威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寓

醫閻先生集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爲贅壻不從右二人聞之工科高文著

支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章畧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爲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絕意不爲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之蕭

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璠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爲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酷不職者率多望風逃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及風憲官丘誦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四十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歎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曰當以西銘爲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爲御史給事中既得之若不言卻是踉過了也

醫閣先生集

卷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鏡照鼻自考曰我之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爲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



進修哉

戊午八月下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某日西邊大安綏遠等處臺空虜賊無日不來窺竊或十許人或二三十五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或半日夜不勝乃退轆軸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與虜答話虜酋頭射之中右手背張驚曰虜作歹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肩又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中之墜崖死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射不力爲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

醫問先生集

卷七

十一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人從之張發百餘矢中虜死傷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未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死矣丈夫不死賊手吾當自勿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增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鄰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鄰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將至虜望見乃解退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啓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敕燒荒去卻境外荒草使虜遠遁如何有燒裏

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賢壻  
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草用修  
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壻莫道我已  
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爲心於  
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以武  
爲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一  
切著實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閒亦以  
射爲戲且凡飲酒扮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  
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

醫閩先生集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往年巫總戎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操  
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矢方  
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 勸鄉人習射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  
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  
又教民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  
輒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  
矣或爭徭役優重者使之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

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右自警編政事類所載者

世衡誘射法行之青澗比數年人皆勁兵虜不能入或者曰世衡宋名將青澗城种所莅雖曰以銀的誘之射然以威令行於所莅誰敢不從其成功之易固當也今子以給事養痾林下教止可行於館下生徒而已餘人孰從焉余曰不然吾州舊名宜後以尙義者多改今名然在昔多尙義者今獨不然耶是事也世衡行之輔以

醫闕先生集

卷七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威令成功固易今以不相統攝之間入行之誠亦難矣然不曰州之人尙義者多乎尙義者多則雖無威令人自知其爲義而勇爲之其成功豈不亦易耶況吾人雖病居亦時得見分守備禦千總百總管軍諸公談論及此必曰此吾守土在位者之事病居儒官乃爲之吾可不助成之乎必下令城市鄉村凡在官不在官一切之人俱赴某處習射中者某以銀的弓弦爲賞不赴者有罰又何患不如彼之有威令耶三數年來人人皆精於射虜不敢入邊得以固人得以安其享太平不亦休哉

敢告吾鄉尙義諸君子其力成之後之人必將論之曰是舉也病夫某倡之時某官某賢士夫某某助之是用三數年克成此美事也使非病夫之信古不顧時俗非笑奮力倡之數百年美事固莫能繼非諸尙義賢官僚士夫助之雖或倡之亦莫克有成也如此則無愧於我義州之人而義人之尙義信有徵矣不其偉哉

又

世衡誘射法最善病夫憫人之生長邊方年力強壯者不習弓矢卒然遇虜奔竄不暇然亦莫克免難也用是

醫閻先生集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妄意舉世衡此法以勸誘人射以爲在古既有明效今人行之亦豈不然然人之所見不一或者曰世衡將也  
有事權者也將有軍令有事權則有所統莅青澗城种  
所有之士也有土斯有財有財則不患於銀的之不繼  
矣行軍令於所統而銀的又無窮焉此所以不數年能  
成功也吾子病辭給事歸非若种之爲將有威令也居  
閒林下與民庶無關非若种之有事權也子有土田不  
過數百畝所收入常不足以贍家口時貸於人以取足  
非若种之有土有財而銀的無窮也坐此三不如亦欲

如彼之成功吾見其難也余應之曰子之言不爲無所見也然知其一而不知二也知其勢之所驅不得不然而不知其理之所至自不能不然也是舉也至於人人能射則人皆勁兵虜安敢入可以保邊疆盡報國之忠可以衛父母盡人子之孝可以保身家而爲知可以庇鄉黨鄰里而爲仁且吾州自古多尙義士是舉義舉也自昔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射禮率以此爲重以吾尙義之士一聞病夫與此義舉以勸之其心孰不欲爲忠孝仁智者其勇於是不啻水就下也奚其難且人心天

理人皆有之患無有啓發感動之者耳今此諄諄反覆諭之曰射之爲義古聖所重自今觀之上可以忠君孝親下可以保身及物啓發感動之如此其從之易固也矧吾州多尙義士耶人皆知此爲義舉則爲之勇爲之勇故勸之至勸之至則感發興起者益多將無所不徧矣又何專恃乎勢之所驅利之所誘耶尙義者何取於利利之所誘特村夫小子耳何患乎無威令無事權無銀的以繼之也昔吾夫子答仲弓爲政之問曰舉賢才及仲弓慮其不知乃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今吾人誠知此舉爲義所以勸之誘之盡吾所當爲竭  
吾所已有矣安知吾州之有威令有事權有土有財如  
世衡者不有以驅之誘之耶其尙義者不有以繼病夫  
之所爲耶是又何患世衡之不如也或者又曰子居間  
不治汝儒業與及兵事不爲統兵者嫌乎曰吾人自念  
進不爲朝廷用退不爲鄉里益吾恥之故雖老病益勉  
爲此蓋求小補以免虛生浪死之責也非與爭名也非  
與鬪勝也惡乎嫌或者又曰統兵者之不嫌子言是矣  
鄉之人不曰子欲舉行義事當自力也何累我以財耶

醫闕先生集

卷七

六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余曰前嘗言之矣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事有非獨力能  
成者是有請於諸尙義士夫也或者唯唯而退因次  
其語以重諭夫鄉之尙義者

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祝文

粵稽古禮支子不祭宗子主祀支子相之雖不躬獻心  
得以安惟我先祖世爲鄞人洪武之末先考來遼家於  
義州生我不孝蒙賴先德讀書登科列職諫垣謁疾家  
食四時祭祀止於考妣私心不安日以滋甚且自我祖  
上及曾高墳墓在鄞未能展省伯考有孫衰弱弗振依

於族人僅免寒餒祭禮不舉推此可知竊念本源戰悚  
無地古人制禮蓋以義起雖無列鼎亦竊朝階忍泥古  
儀棄先祖祀用作神主恭奉祠堂禴祠蒸嘗無敢或怠  
尊靈不昧來憑來依享我孝誠永錫遐福敢以清酌用  
伸虔告尙享

祭胡士宣文

維年月日居憂病夫賀欽遣子士谿謹以清酌之奠致  
祭於胡秀才士宣之靈曰維子之德兮剛介誠淳服父  
母之訓誨兮正道克遵凡世俗之趨好兮百不一慕聞

醫闕先生集

卷七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齋居而幽獨兮潛心內務維進道之有基兮誠子心之  
所喜遊吾門之朋儕兮鮮與爲比方進修之汲汲兮遠  
器是期胡造物者之爽其報兮天折隨之嗟我於汝家  
兮世世親姻况汝父子兮來遊吾門汝訃忽至兮我淚  
沾襟力疾哭汝兮摧傷我心從今永訣兮悠悠終古遣  
汝友以奠汝兮辭以敘予情之哀苦汝生於予言兮靡  
所不從我今告汝兮汝其予聽嗚呼哀哉尙享

祭古墓文

維年月日戶科給事中賀欽遣園丁朱紀以隻雞杯酒

之奠昭告於前朝古墓主人之靈今歲之夏園丁作廬掘土作牆石棺以見奈何愚夫蔽而不告埋骨別所取棺入城貨人爲槽用飼畜產自恨無德化及家眾乃致園丁爲此不仁知之後時改過遲暮謹以遺骨復歸故器深埋堅築誌以封土期以久遠更無他虞世俗衰薄殘忍成風石棺飼畜比比皆爾曾念古人骨棄何所我亦人耳忍復用茲安得仁人在位行政各使遺骸得歸故藏德薄力微痛慙而已謹遣園丁酌酒謝過不亡者存鑒此誠意尙享

策問

問馬營之設本以屯兵禦虜良法也以遼東各城言之營堡具在而廢舉不同或一城六營俱有騎卒每三營統以一都閫者或一城數營廢舉相半營置一指揮者可指實而評其得失歟以義州言之曰清河曰義寧曰鎮虜曰青榆林曰大安曰綏遠其營亦六何以但存其名而空無一人一騎歟豈他城宜舉而此獨宜廢歟抑別有難舉之故歟或者謂正統間北虜大眾寇廣寧時以眾寡不敵收營兵集城中虜退宜如舊遂因循以至



此其果然否歟又有謂六營之土田俱饒沃營設步騎  
二三百且耕且守不惟邊患以祛而軍士得養一舉兩  
得莫便於此其論果可行歟舉者是則廢者非廢者得  
則舉者失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請爲我言之以告於受  
邊寄者

問見可而進知難而止用兵之常道也而孫子亦曰避  
其銳氣不若則能避之又曰小敵之堅於進而不知止  
奈何後世有逗遛之法焉此法一行則可進者進不可  
進者亦不敢不進矣不可進而不敢不進其於所謂避  
其銳氣與不若則能避之者亦有所戾否耶漢光武起  
自兵間爲帝而除行軍逗遛法其果知兵而然耶朱子  
作通鑑綱目大書於冊其以爲善而美之否耶除之誠  
是也則今之任將征伐而復以不能兵者監制而督促  
豈不有哥館之敗耶願明言之

問古者兵農不分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亦足以保邦禦  
侮誠善治也後世歧而二之以農供兵兵則四時在行  
伍肄戎事可謂專矣何爲禍亂相仍反古者兵農不分  
之不若耶豈專者顧不若分者能保邦禦侮耶抑別有

其說耶入我朝來兵農之分固不可復合然洪武永樂間遼東之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邊圉亦固外侮不生至於今日農種守城之數則反之矣戰守者不爲不多而時或猶苦諸虜之侵盜何耶豈雖多而不精耶抑別有其故耶農以養兵以八養二可矣乃今反之所以銀糴中鹽多方措置猶不足也今縱不能合兵農而一之得反二八農守之數使兵之戰守者雖少而精且不待求給於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省必有其道幸爲我言之俟當道者有問願以告焉

醫閩先生集卷之八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奏稿

應天以寶疏

戶科給事中臣賀欽謹題爲應天以寶事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略無虛歲而今年爲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屢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光始則恆陰而少晴明既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修之所致歟昔董

醫閩先生集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皇上欲其恐懼修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尙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狀乞修內外之政綸音獎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陛下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曠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爲懼躬率羣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陛下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卽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

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羣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陛下之格天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地鼓砲震天其爲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

在廷大臣以及羣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聖情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固感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旣往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詔篤格天之實心修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晏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爲無名之賞乃所

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處置所以  
正天倫繁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  
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旨而求貫通之  
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曰御便殿延  
接羣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  
隱而當進也小人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參  
之於眾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  
爲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  
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羣臣斥其怠

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  
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  
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鰥官曠職妨賢病國  
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  
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  
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  
爲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  
降者臣之未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  
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咎罪不勝誅

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則將來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矣因敢不避忌諱昧死冒陳伏惟聖明察納而躬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緣係陳言彌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自劾疏

戶科等給事中臣賀欽等謹題爲自劾事臣等切覩邇來災害疊作歷時不息乃敢各罄愚忠繆陳已見乞詔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等因節該奉聖旨言路未嘗沮塞修省的事未嘗放慢朝廷凡事都從減省了君臣上下

醫國先生集

卷八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別集

還要同加警戒以回天意欽此臣切惟自昔上天垂戒未有君臣能加修省而災害不弭者也今自春徂夏而天意不回者臣等有以知其故矣蓋今所謂修省惟陛下下一人耳其餘大小諸臣起居自若恬不知畏其間寢食不安憂形於色以社稷生靈爲念者幾何人哉如臣等猥以微陋濫居言路平時緘默取容上無所補下無所濟徒爾尸餐以致災害荐臻曠職之罪無所遁矣雖皇上量同天地不加譴責而臣等律以大義實難自容若尙戀祿偷安阻塞言路則罪益大矣伏願皇上體上

天垂戒之心俯從所請將臣等即日放歸田里庶幾在位諸臣知所警懼修改以回天意是臣等庸繆始於冒進雖無補於明時終於勇退尙少愧於流俗緣係言官曠職自劾乞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辭職陳言疏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臣賀欽謹奏爲辭職陳言事臣係遼東都司廣寧後屯衛籍由衛學武生應景泰七年山東布政司鄉試中式成化二年中進士成化三年二月選戶科給事在任辦事至成化四年五月亢旱爲

醫國先生集

卷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災臣與本科給事中胡智兵科給事中董晏等二人自以濫居言路曠職召災具奏自劾願乞放歸田里庶使在位諸臣知所警懼修改以回天意特蒙先帝聖恩不準退歸本年六月臣以弗能謹疾得患風溼等病調理三月未得痊可照例住俸陳乞養病蒙吏部題準回衛以是年十二月抵家於今二十有餘年矣調理病軀奉養老母中間疾病有間供養有暇則指引後進之蒙士勉以爲己之正學幸成良材得爲世用亦微臣圖報之萬分也臣終身志願不踰於此茲遇皇帝陛下丕紹洪

基光臨大寶一心清明庶政修舉內閣大臣承順德意  
薦舉人材臣之愚戇誤居首列蒙恩授陝西布政司右  
參議撫治商洛等處提督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  
方四月十六日吏部發下文憑一道令臣依限赴任臣  
中心惶懼莫知所措蓋臣早蒙國家造就之恩得從言  
官之後不能推明所學以道事君臣罪多矣病歸養親  
二十餘載方安愚分甘老田園乃今復遇陛下收錄先  
朝舊臣不次超擢就使高蹈遠引之士處此亦當出爲  
世用況臣素懷犬馬報効之心者耶但當是時臣之舊  
疾未能全愈況兼臣母郭氏年八十有六自二月初五  
日以來病臥在牀日漸危篤臣實孤子無他兄弟方欲  
具本陳情辭職乞恩終養而老母以四月二十六日病  
故矣歿方浹晨而敕諭下臨收涕易服出迎拜受感激  
悲愴莫能爲心緣臣當日在科歷俸不過年半計年較  
勞殊爲淺薄驟陞方面義實難安敢瀝悃誠冒干天聽  
伏乞聖慈收還新降參議恩命使臣仍以舊職養病守  
制他日終喪幸而疾愈敢忘天地之恩而不圖犬馬之  
報耶雖然聖主難逢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



報恩之言徒成虛語九原之下能瞑目乎是臣身固不可冒禮以進而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安敢拘拘守居喪不言之禮節而默默以失千載難逢之機會也耶伏惟陛下初政納諫多所舉行臣今不敢幸舉細故重煩聖聽謹擇取今日至切至要至重大諸臣所未言與言之有未盡者四事昧死爲陛下陳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爲君之道欲盡爲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爲言者非不知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

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陛下矣夫如是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爲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

醫閻先生集

卷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伏惟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經筵勸講之臣其爲真儒耶抑爲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積誠感君開導有方涵養聖質薰陶聖性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何憂聖學之不得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諛諂面諛亦足矣尙何望其有補聖學之萬分哉是則聖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伏惟陛下大施明斷天下幸甚一日

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爲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陛下卽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政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爲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爲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

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

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  
行爲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尙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  
於退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言不爲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  
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母養未終  
果不能出亦望陛下虛己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  
之道興利除害之方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  
家居而其道則行於朝廷矣況陳獻章既賢其所知必  
有才良行修曉達治體者陛下令其一舉之以充國

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無  
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苟求之以其方  
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爲世用矣何患天下  
之不治哉臣更乞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羣臣悉心推訪  
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  
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勸萃於京師依明道程  
子養賢之法置爲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餼卹其貧  
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召不遽進之  
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

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  
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  
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  
舉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  
淺陋之習若然則與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  
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  
人心也耶其有益於朝廷宗社有益於天下後世豈不  
大且遠耶況此諸賢切磨已久德業益進陛下特賜召  
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

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陛下德政  
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伏惟陛下察納  
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臣聞自  
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則州牧侯伯一皆  
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  
曰閹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  
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  
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拳者  
也此堯舜二代之治所以雍熙泰和而非後世之所及者歟

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

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拳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疏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拳遂致內外交構黨與眾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賂招拳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

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又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之輩焉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上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拳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是致國本頻搖而復定宗社屢危

而更安非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皇帝陛下遵遵帝王之制近守皇祖之規莅政之初百度惟正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真大有爲之主也泰和之治指日可期天下臣民罔不欣忭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

職掌不許分毫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鎗等項盡數取回赴京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拳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之都御史又有巡按之御史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慮慮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



其在朝擅拳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九重之上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爲姦宄之地陛下尤可以爲心腹而倚任之乎

醫闈先生集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陛下遵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詠聖德者臣請甘妄言之罪自後一應人等敢有奏請內官預干軍國政事者卽是姦黨伏乞皇上立法定罪明著簡冊以示天下後世則姦謀永絕矣必如是然後爲能近守皇祖之規不少違遠遵帝王

之法無或悖大中至正而盡天理之極至善全美而無毫髮之私不惟增光祖宗實可匹休帝王由是禍本永絕士氣永振言路永開賢才永進黎庶永安邦基永固世運永泰爲我國家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不其盛哉自昔宦官擅拳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於祖宗之法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試

出臣章以示在廷羣臣并請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爲是而欲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爲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爲內官之黨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爲是而欲陛下成此大有爲之聖政矣惟陛下體乾剛健斷然行之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

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爲治必以正風俗爲先風俗善則人爲善易而爲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爲善難而爲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泰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

有待於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治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口頹敗之俗尙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尙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在往往不體聖心故奢蒙

不律者尙多故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朝廷奠禮之奢  
十倍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  
樂若此之類不能枚舉是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  
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  
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  
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  
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  
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  
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

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利之誘則  
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爲此則婚禮不行之弊  
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況於  
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爲木主者少而懸紙幛以  
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眾至若祀  
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  
者尤不可勝數此皆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  
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而陛下  
擇焉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

之情昭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爲萬世之成規奈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爲廟宇塑爲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塑爲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尙議其僭竊何乃今之庶民小子盜賊娼淫皆得僭越諂瀆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爲非禮況如遼東相

去二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爲十代閻羅之形剗燒春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羽之廟祇宜建於生長之方有功之處豈宜徧祀於天下若以爲關羽平生忠義可爲世法則古之忠臣義士較功度德而遠過羽者多矣何獨於羽乃宜如此哉又如眞武本爲玄武宋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爲廟宇塑爲人形別作龜蛇名爲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

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恥之節官更多奔競之風商賈日志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僞此又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尙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爲不少自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

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恥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尙望感人心之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況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爲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胡元以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

所以爲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斂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是豈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聖朝畜此果安用哉如郊祀神祇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廟享祖考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朝廷宴享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諸侯用之足以喪其國大夫用之足以喪其家士庶人用之足以喪其身是上自郊廟下至庶

醫周先生集 卷八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皆不可用也不識聖朝畜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爲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天下臣民一觀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爲三院以畜淫穢之物而爲天下之陷阱耶況此等娼淫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豔之色照耀道路故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況膏粱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惰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恥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

不卹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於道路剛強者至於劫財殺人不畏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勝言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海內之民皆爲赤子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媚優同爲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子孫孫永陷聚塵之惡而略不傷憫之乎恭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教化爲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爲必可革不爲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

凡臣所言冠昏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聖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爲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折毀而不爲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

一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大



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鐘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善爲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爲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主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恥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爲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於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

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二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机隍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楨而養楓棘爲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楓棘而爲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

必以承誤踵訛爲孝則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蠹政者不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爲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爲是也革之爲孝而因循不革者未爲孝也伏望陛下自斷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伏謂六科給事中朝廷近侍言官也臣竊此職名回衛養病未蒙褫奪雖曰家居猶是官也時不可言不可言矣若復不言如負職何然則於今不言不惟負此言職而竇負

我英明大有爲之聖主矣不忠之罪孰有大焉臣雖至愚讀書爲士君臣大倫切磋久矣安敢自暴自棄以速大戾於厥躬乎此所以至情迫切不以退居病處一己私憂而能已於言也所陳四事實愚臣二十餘年靜居林下千慮之一得方今之務至切至要至重至大誠無出此伏惟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聖學盡而大本立矣賢才用而大政舉矣近習疏而大病除矣禮樂修而大化行矣雍熙泰和之治端復見於今日矣非特愚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大幸也臣甘冒天威不勝惶懼戰慄

之至爲此具本併將近奉敕諭一道專遣親男賀士詒  
賈捧奏繳謹具奏聞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記時事

慈懿皇太后崩詔內閣議別葬不祔裕陵時大學士時  
等上疏言大行慈懿皇太后今日祔葬與皇太后萬歲  
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別議以失大倫皇太后不  
允堅欲祔葬上御文華殿集文武羣臣諭旨羣臣無以  
應叩首而退時科道官列後聽聖諭不審及退刑科左  
給事中毛弘北面以手遮大學士時等曰面諍廷論此

醫問先生集

卷八

五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時也何以退時等以從容答之比出文華門諸大臣  
多徑出有至左順門西者科道官尙集議文華門西以  
謂失此機會恐後終無挽回之理科道官禮部尙書夔  
等乃跪伏文華門外不出時大臣尙多觀望禮科給事  
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居大位享大祿受國厚  
恩今朝廷有事乃不諍將何往眾乃無敢不至俄而司  
禮太監懷恩等出夔等迎而哭曰大行慈懿皇太后不  
祔裕陵大不可者太監何不諍之恩曰我不避死公等  
當何如弘對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

死何憾不然致他日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耶恩  
日恩等每進諫太后輒怒曰爾等逼我死萬一太后果  
欠妾不幾陷吾君於不孝乎弘曰諭親於道方可謂孝  
若阿從太后一時之意不以耐葬使太后得罪先帝則  
是陷親不義安得爲孝耶眾官皆哭恩等亦哭聲達於  
內時殿雖闔而上猶在御蓋以察羣臣退言何如耳恩  
等止哭諭羣臣少退俟再奏眾退各衙門章連上上自  
持章奏太后太后知羣情不從乃允之上御文華殿集  
羣臣諭以請命太后得允悉如羣臣議眾叩首呼萬歲

醫闕先生集

卷八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聲動宮闕而退

醫闕先生集卷之八

醫閻先生集卷之九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詩稿

自警

戰兢防失足頃刻莫馳心勿謂人誰見當知帝汝臨

又

爲學不謹篤到底是空言猩猩與鸚鵡孤負昊天恩

又

我生幸居儒者流放心日日胡能收聖地可造由立本

醫閻先生集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田既荒安有秋適國迷途不知返作室無基良可憂  
年過半百尙如此轉眼光陰成白頭

又

聖賢典訓六經中一本流來萬不同片語未曾精著力  
此生不覺遂成翁始知口舌空談病難及身心實踐功  
莫咎回輒已遲暮勉旃直欲造崆峒

偶成

年老垂還少夜長醒更多土牀煙火足趺坐默吟哦

自警

嬰兒之態終身之謀人知是務同俗是求卑汚凡近日  
趨下流

又

大人之度天下之慮天知是祈同理是顧高明光大天  
衢放步

答問者

問余何事寄西林祇爲從前枉寸陰欲識只今端的意  
請君細玩壁間吟

和白沙韻述懷

龍岡先生集

卷九

二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青鎖當年覓路頭幾回聯轡向圓丘別來老大渾無至  
愧負乾坤第一流

人有以命狀呈者書一絕於後

一臥雲山三十年飢殮糲飯渴清泉此生自信能知命  
莫把行藏更問僊

讀書

清晨起坐小茅堂萬事無關一炷香展卷細觀前聖奧  
馳名敢學世人狂也知老病年光促爭奈詩書意味長  
但願桑榆釐有得肯隨流俗歎斜陽

述懷

壯歲辭青鎖還山坐白雲天時看代謝世事斷知聞菽  
水奉慈母詩書教後昆未能忘鄙陋嘗獻野人芹

和番陽守愚丘先生韻

聲利沈疴幸已瘳煙霞痼疾豈須憂非關避世矜高節  
自是匡時乏遠猷瓊閣兩年空竊祿還山十載免包羞  
管寧本是遼東客不願重過五鳳樓

寄大尹邵文明

長官辭縣賦歸來獨愛幽花手自栽何日一樽同笑傲

醫闕先生集

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籬飽看帶霜開

古澄丁聲遠來訪賦一律見遺因和答二首

太學陳東天下知抗章不怕忤當時折腰彭澤成何事  
回首閩山有所思軒外孤松全晚節宅邊五柳散春絲  
歸來還是忘機客傳語沙鷗莫浪疑

又

曾見多人說舊知幾人能保歲寒時感君千里來相訪  
慰我終年病裏思元伯歡呼具雞黍子期靜聽鼓桐絲  
連牀幾夜知心話講破羣經多少疑

答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只今惟有大司成歲晚能全故舊情猶怪書來無警戒  
索居多過賴誰更

輓同年羅一峯

二十年前同及第數千里外歎離羣誰知竟作終天訣  
空對丹青泣暮雲

戲贈友人張解州

平生少陵詩先生嗜之極方其得意時寧知有六籍吟  
哦固所愛句語肯輕擲未合此格調終年不下筆章成

黟岡先生集 卷九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特示人蒼古多弗識朋儕無賞音撫簡自歎息懲此謝  
詩壇酒量空無敵我言揚子雲太玄終不匿今晦後應  
顯勸君無固必

答守關陳司馬諒之

碌碌行藏兩鬢星甘心待盡水邊亭匡時有志迂何補  
學道無聞醉未醒鄙陋敢知符夢寐高明誤許見儀刑  
眼中好德陳司馬山海茫茫雲樹青

蕭文明書寄光風大字有作

故人手寫光風字遠託征鴻寄草堂鐵畫銀鉤且休論



高情雅意可能當

又

珍重遼西海釣翁閒揮大筆對光風書成不寄青雲客  
却意平生賀克恭

寄邵文明大尹

鄉書曾得其推賢金榜題名子更先大尹有才還解組  
瑣闥無補早歸田利名風浪都無與泉石膏肓兩不偏  
同在故園不相見閩山遼水思悽然

傅彥明昆仲久客維揚詩以寄之

醫問先生集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人寄語三公子便買歸舟莫更留南國可知春似錦  
高堂無奈雪盈頭黃金滿載皆由命白手還家豈足羞  
兄弟師生分非淺詩成四韻淚雙流

伯初過訪留飲賦詩

退士臥聽傳呼聲驚起倒屣門前迎故人久別喜會面  
賦詩酌酒心相傾

寄邵大尹

有跋

長官愛菊邁常情有甚東籬嗅落英祇恐偷兒窺絕品  
不教放蕊只觀莖

又

昔聞陶令無絃琴今見邵公不花菊得趣豈在聲色間  
異代長官同一律

達孟卿揮使爲余言母舅邵先生愛菊特甚有名品  
數種東土所無嘗爲好事者遺僮竊去其幸存者自  
後每當發蕊輒拈去之不令放花時時撫玩其莖以  
自適耳余聞賦此奉寄因憶古有無絃之琴今有不  
花之菊復成一絕併以錄呈他日面晤尙當叩問菊  
之眞趣如何也

齋閣先生集 卷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次余柱史與石翁先生倡和詩韻

白沙老子仙遊遠青簡遮音塵夢多江海百年鍾間氣  
乾坤萬古潤餘波龍潛稍見黃金闕鳳去空餘翠竹窠  
西港可人今柱史此心元不隔關河

與友人宴小莊

瑣闥無堪早退藏衰年幸得病軀康分曹校射依芳樹  
對景開樽樂小莊休言席上杯盤惡且喜壺中日月長  
況是吾人俱白首更憂何事不徜徉

贈友人

何人過我釣魚亭四十餘年故舊情羨子一章豺虎息  
明時幾度鳳凰鳴寸心燁燁昭千古目明明看此行  
多少疲癯望蘇息莫因聲利負平生

人有求薦舉者題其書後

半生榮辱斷知聞遠處茅堂伴白雲何事利名場裏客  
却將書札撓幽人

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

紫陽小學人誰讀祭酒居然教不行念念只歸官祿上  
謾言父母與神明

醫閣先生集

卷九

七

四明叢書

紗園刊本

哭張東海

東溟居士金蘭契筆底龍蛇滿我家病裏一聞乘化去  
舉頭觸目淚橫斜

贈達揮使

顧公雅操堅冰檠邵令辭官掇菊英怪底君侯美如玉  
顧門高第邵家甥

和韻喜陳本仁相訪

昔時與子共談經情分相投北斗城別我十年身已達  
聽君一律句尤清幽居忽訝高軒過多病深慚倒屣迎

況遇故人丁大尹連牀同與話平生

再和番陽守愚先生韻

白雲堆裏得安身名利無干遠世塵靜把簡編窺往哲  
每將菽水奉慈親江山秀麗詩懷壯窗戶清幽瑟調新  
幸有此般閒快樂任他人醉五陵春

偶成

凌之滸兮一竿竹水洋洋兮山矗矗青鎖歸來三十秋  
閒雲野鳥相追逐日長午困憇茅軒聲利無關心自足  
終身得此復何求況是書香兒已續

龍岡先生集 卷九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答董桂巖同年

謝病歸來已十霜閒中養就野夫狂每尋瑤草和成藥  
自翦青荷製作裳幾曲梧桐秋月白一竿修竹暮煙蒼  
鏡湖原是吾家水還擬扁舟泛渺茫

又

仙崖老桂凜風霜嫩柳妖桃敢放狂十載長懷人似玉  
幾時再與子同裳青山遁迹心常泰黃閣憂時鬢易蒼  
日邁月征隨所遇肯教大道草茫茫

偶成借白沙先生韻柬丁大尹

行藏自昔貴因時莫使傍人起更疑玄聖春秋非我事  
先天圖畫是心期放言不論人長短考古惟求道盛衰  
幸有簞瓢能免死何妨隨分老耘耔

簡鄉親

攜壺欲就名園賞借問如今春淺深但得紅芳飛未盡  
便來枝下聽鳴禽

題看山圖

問爾看山人山中坐幾春定知方寸裏無處著纖塵

溪上茅亭和士諮

詩閩先生集

卷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釣臺高處小茅堂退士登臨歲月長假寐不爲黃閣夢  
無營還笑白雲忙清風明月何須買綠水青山自可常  
三十年來無外事此心贏得不炎涼

述事

忽忽光陰六十餘年來猶自惜居諸茅軒鎮日無塵事  
一炷清香一卷書

題扇上釣魚圖

江上釣魚翁不識家何處我恨淺溪未得朋安得與君  
同去住

又

倚杖看間山垂綸釣淩水山頭宿霧開水面清風起

題畫

雲湧青山動橋橫碧澗斜幽人無俗事拄杖去看花

墨室銘

墨宜黑不可白粉宜白不可黑粉而白墨而黑物之則  
墨而白粉而黑反而忒人而靈豈無則人而忒斯大惑

題畫貓

軀如雪兮尾如墨兮雙目如炬勢雄傑兮主家鼠輩羣

陶淵先生集 卷九

十一四明叢書

鈔園刊本

唧唧兮特兀夜遊開白日兮汝獨何爲弗搏擊兮華飾  
以戲空竊食兮空竊食兮曾不思其職兮

題扇畫

月下兮松間清琴兮罷彈倚松兮看月何塵俗兮能干

題晚菊

豈必滿頭方足樂略教經眼便堪奇如何不對重陽酒  
寂寞經旬見此枝

釣淩溪

晚涼匹騎出垂釣城西隅蚯蚓費且盡魴鯉祇自如時

或得其穉輕重不盈銖浩歌指歸路得意豈在魚

簡鄉人

從來退士偏憐菊見說君家品最奇欲挈一壺來就賞  
不知何日是開時

題畫蓮

因循六十年未得成君子花神如有知還應爲人恥

魚磯偶成

何人笑我上魚磯本是窮荒一竹枝縱然有節中無物  
怪底長江舉釣絲

醫閣先生集 卷九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題萬佛堂壁

峭壁鑿成萬物身招提開創幾千春行童不識尋幽客  
誤作參禪問法人

又

雲端石洞可棲身水繞山圍賸得春傳語高僧休厭客  
西林曾寓著書人

擬寄鄉人

萬里慈親命已傾天涯遊子更南征也知鴈使飛難到  
豈有烏雛負所生吟身莫戀風光好歸棹須兼晝夜行

若向西湖聽杜宇聲聲都是勸君情

題退休卷

五十年來早退休三邊賢達子爲頭題詩每上春山寺  
載酒頻登夜月樓釣艇有時江上泛兵書盡日篋中收  
常憐李廣非知命抵死何曾到列侯

題華山高臥圖廢丁聲遠之作

太華峯頭經月睡洞庭湖外貼天飛欲知動靜元無二  
試問遼東丁令威

賞花 有跋

韶閣先生集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落花羣芳枝已空遊人往往怨東風誰知寂寞幽園裏  
猶有楸花一樹紅

二月十九日史三親家置酒園舍以賞春芳花落枝  
空且有後時之歎傳杯既久起而較射散步隣園忽  
見楸花一樹紅白可愛同遊盡歡抵暮乃已因有此  
作山人識

先生坐水亭三伏不知暑多少熱中人安得此問處

右水亭涼處

橋下寒塘淨橋邊風物清倚闌閒得句不入俗人情



右小橋吟處

種得四時花終年香不絕有暇輒開樽何必逢佳節

右花圃香處

高樓時一上眼界豁無涯望入遼天去懷然有所思

右晴樓眺處

附錄

醫閻先生墓誌銘

潘展

愚始聞醫閻先生之訃既爲位哭之已而厥嗣鄉進士  
士諸奉先生高第弟子外甥胡傑所撰狀請愚銘其墓  
愚與先生道義相契垂五十年非燕游一朝之好可倫不能  
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欽字克恭姓賀氏其先浙之定  
海人隸遼東廣寧後屯衛官籍考孟員甫妣郭氏以正  
統丁巳三月十一日生先生於官邸幼挺疑岐長標洵

醫閻先生集 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淑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曰爲學止於是  
耶及聞先儒所謂以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諸語因  
自省曰作聖之功端在於此弱冠以詩經魁山東鄉薦  
兩躋春闈咸卽日歸省或諷之以取捷徑則曰老親在  
堂定省不可久曠吾烏知其他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  
士丁亥春擢戶科給事中謂家人曰古人事一職豈肯  
苟然爲是職尤不可以苟爲者遂書鄙夫可與事君章  
於壁以自警戊子春亢旱與給事中胡智董旻各上章  
極諫先生言修德弭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天意可回

今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不報先生復以言官曠職  
召災自劾求退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卽告病  
歸杜門不出專以進修爲務初在科時聞廣東陳白沙  
先生爲有道之士修刺謁之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明治  
心修身及經綸大務終歲弗輟至是懸其小像於靜室  
時率諸子焚香拜之儼如神明大聚古聖賢典籍於中  
矻矻焉窮日與夜而幡閱之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已有  
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己教者聖賢之餘事  
自治不瞻何暇及人久之於性命道德之蘊天理民物

醫問先生集

附錄

一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舜經世之要道爲學之大法所得益深始內履焉而  
其爲教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文章政事次之磨礪淬礪  
成其器業故及門者咸知有爲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  
惑於他歧矣雖不出戶庭而達貴人聞仰德者莫不躬拜  
牀下得其緒餘而惠及生人者恆多弘治改元大學士  
劉公吉首薦先生才堪大用乃除陝西參議撫治商洛  
等處兼分守漢中府地方錫之璽書假以便宜懇辭不  
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  
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

十萬言極其闡切皆人人所不敢道者使得見於行事天下可幾而理矣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鄉黨救災恤患重本抑末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不入其耳子姓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競者不問其曲直必撻以記之鄉俗溺於異端凡喪葬者皆作佛事啖酒肉肆爲奢僭而不顧其於奉先事親之禮背戾尤甚先生以身範之日改月化漸入佳境仍舊習者百無二三焉性酷愛山水每時和景明必攜門人子姓登高涉遠徜徉嘯詠而歸充然獨

歸園先生集 附錄

三四 明倫彙編

約園刊本

有所得爲學雖不務詩文然應酬之際信口流出一皆藹然仁義之言大有關於名教故得其片紙隻字者莫不寶之正德初年錦義一城激變鉅室鮮不爲其所撓獨相約不敢犯於先生之族雅量汪濊喜愠不形惟愛君憂國之念老而彌篤每聞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政輒喜而不寐如有愆違則疾首蹙額不能安也庚午十二月四日以疾終於正寢壽七十有四配席氏本城官家女有賢行與先生同德比義相資友少先生三歲先四日而卒生男四長卽士詒次士閻士謨士詔皆積學

待聘女一適本城都指揮史文孫男十一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寧世安餘幼女八長適錦州都指揮梁臣次適本城馬都指揮冢子倫次適指揮劉渭餘亦幼以次年二月十五日合葬於閩山之光明谷中先生少讀書於此山之西因以醫閩山人自號人遂稱之爲閩山先生云於戲以先生之迹言之其學雖未大明於天下而能明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能行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德雖未大被於天下而能化其一鄉一郡之強暴以先生之功論之則其學之醇其道之正其德之粹其節之高其名之稱表表昂昂所以風勵天下垂範後世者固無窮也豈曰行於一家化於一鄉被於一時一世而已耶是不可以銘乎銘曰允矣先生偉哉男子力到功深逢原達委時行則時止則止諫則忘身隱則樂已不愧不忤盡善盡美表今風後寧有窮已我作斯銘用補國史

醫閩先生集

附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刊醫闕先生集序

予承乏撫遼之明年爲嘉靖庚寅公暇取遼誌觀之知義州先給事賀公欽者爲一方人物方謀訪遺迹以究竟其爲人適大司馬遜菴李公封公存稿示及且有弁諸首蓋梓傳之意寓焉闕其稿立言制行鑿鑿皆爲已慕古之學真足以開來繼往李公巡撫斯地距今已十稔矣猶有此舉其好賢樂善嘉惠後學之意良至矣顧可違乎遂命工梓之敢僭言於後者又重禮賀公之子舉人士諮之請也嘉靖九年庚寅六月六日賜進士

醫闕先生集

後序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山陰成文書

醫閻先生集後跋

醫閻先生吾遼之先達海內之聞人國朝之諫議給舍也。行在鄉評望重寰宇實紀名宦錄予小子不敢贅小子後先生而生六十年景仰前聞不獲親炙自童而知學與兄宗賢子求先生之言行以自礪每恨無所就正嘉靖庚寅復齋成中丞廣遜菴李大司馬之意刻先生之集遼之後生小子讀是集始知有先生矣始知有先生矣予小子病其字之多訛督離淮海乘暇校正命梓翻刊用以告吾鄉人俾知所感發興起以移易風俗以成先生之志敢云傳之廣遠云乎哉嘉靖甲辰秋九月賜同進士出身四川道監察御史奉敕督理兩淮鹽法兼管河道後學齊宗道謹跋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